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研究）

探討國際教育教材之編製與推廣—以澳洲 Asialink 為例

服務機關：桃園縣瑞塘國民小學

姓名職稱：教師 徐惠珍

派赴國家：澳洲

出國期間：99 年 12 月 16 日至 100 年 3 月 15 日

報告日期：100 年 4 月

摘要

澳洲推動亞洲教育已有 20 年之久，採取政府與民間協同合作的方式進行，其中 Asialink (亞洲聯繫)致力於透過多元面向以促進澳洲與亞洲的聯繫關係，因此研究者赴澳洲實地參訪 Asialink，希望獲得真實的資料，以期對我國未來要推動學校教育國際化提出相關建議。

研究過程歷經三個月，期間透過文件分析、訪談實務工作者、教師以及參訪教育現場，蒐集質性資料。

在澳洲實地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到為針對澳洲學校教育能實施亞洲通識(Asia Literacy)課程的部分，是在 Asialink 之下特別成立 AEF(亞洲教育基金會)此一專職性組織負責各項與學校教育相關的實務工作，且澳洲教師是實際的教材編製者，而 AEF 為支援教師編制亞洲通識教材的需求，發展出豐富多元的教學資源，因此本研究為反應澳洲實際情形，在研究過程中則運用教學資源來檢視 AEF 的教材分類與特色。在 AEF 眾多的工作成果中，本研究以教材編製與推廣的觀點來探討 AEF 的運作實務與成就。

另外，研究發現 AEF 推廣教材係透過組織內各專案工作深入學校教育，在促使學校體認到實施亞洲通識課程深具重要性的同時，也讓學校產生對教材的需求，藉以達到推廣教材之效。

基於研究結果，研究者針對我國未來推動學校教育國際化提出以下建議：(一)以專職性組織為推手，提供專業化支援；(二)從教科書改變開始，同步整合教學資源；(三)領域內教師定期探討國際議題，活化教學內容；(四) 規劃海外交流行程，厚植教師國際觀；(五) 鼓勵跨校合作，建立資源共享。

關鍵字：澳洲、亞洲聯繫、亞洲教育基金會、亞洲通識、國際教育教材

目次

壹、緒論	1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1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3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4
四、研究方法	4
貳、文獻回顧	6
一、國際教育的意涵	6
二、教學資源的意涵	7
三、澳洲學校教育概況	11
參、研究過程	13
一、澳洲致力亞洲教育	13
二、亞洲聯繫(Asialink)	17
三、亞洲教育基金會(Asia Education Foundation)	19
四、亞洲教育之課程資源分析	35
五、參訪亞洲教育推廣學校	53
肆、研究心得與建議	68
一、研究心得	68
二、研究建議	70
參考文獻	74

圖目錄

圖 1-1 研究流程	5
圖 3-1 AEF 組織運作圖	24

表目錄

表 3-1 訪談 AEF 部門代表之時程表	24
表 3-2 AEF 資源分類表	33
表 3-3 AEF 課程資源分類表	37
表 3-4 AEF 整體教學資源分類表	38
表 3-5 Geraldton 地區參訪學校時程表	55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 全球化趨勢

全球化趨勢打破了國家的藩籬，隨著地球村時代的來臨，全球脈動相互依賴且關係密切，因此身為地球村的現代公民勢必具備與全球同步的國際視野。在體認到培養世界公民的必然趨勢後，多國政府(美、加、英、澳等)、學者紛紛強調國際教育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高薰芳、謝瓏，2004；顏佩如，2007)。

(二) 國家政策訴求

「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行政院，2002)提出「全球接軌、在地行動」做為國家基本發展策略，明白揭示培育國際人才的必要性，希望營造出與全球同步的國際化生活環境，促進國際文化的學習，期盼推動多元國際交流的機會，以提升全球競爭力。2009年，教育部舉辦中小學國際教育實務研討會(教育部國際文化教育事業處，2009)，希望帶領國際教育向下扎根，尤其在提出「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架構後，也為中小學教育國際化提出了推動方向，階段性實現我國中小學落實國際教育的目標。

(三) 文獻探討重在課程內涵

國際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範圍涵蓋全球性事務，因此在參考各國作法或回顧文獻時常見「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名稱出現，基於考量兩者皆旨在促進跨國界的理解與合作，因此研究者兼採兩種名稱來探討相關文獻。進一步回顧我國以往在小學階段國際教育領域之相關文獻，發現研究主題多重在探討課程的內涵或實施(王錦蓉，2001；曾淑珠，2008；李光豐，2008；邱卿雲，2008；吳靜芬，2008)，其中研究者多為第一線之教學者，由此看來可喜的是我國小學之國際教育實已受到教學者、研究者的注意與耕耘，但可惜的是缺乏系統化整合教材資源，使得國際教育的推展之效也易受到侷限。

（四）英美經驗已先探，澳洲做法待訪

教育部早已體認到學習他國經驗對我國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性，因此先後組織中小學校長、教師前進美、英兩國進行教育交流參訪。2008年推動「國中小學校長赴美促進教育交流計畫」之後，2009年籌組「中小學國際教育海外專題參訪團」，至推動國際教育已達十年的英國實地參訪，使我國教育代表更加瞭解當地的教育現況，其後也能對我國政策提出具體的建議(劉慶仁，2009)。我國教育先進透過參訪交流已對美、英兩國的教育現況獲致第一手資料，而此時對於推動國際教育也具豐富經驗的澳洲，則尚未有實際的交流活動，畢竟二手文件資料的解讀較無法瞭解該國推動實況，同時對於正值國際教育播種階段的我國而言，也會失去重要的師法機會。

澳洲與我國同為環太平洋區之島國，唯有主動積極拓展國際關係才能突破築圍四周的“海牆”，因此開拓國民的全球視野，如何促使國民與全球同步便相形重要。此外，澳洲政府於2008年宣布「澳洲學校推動亞洲語言及研究計畫」(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Schools Program，簡稱NALSSP)，展現其對亞洲國家語言文化的重視，並期望澳洲學子在學校中接觸更深入的文化(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文化組，2008)。甚且，澳洲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的成果卓越，每年吸引眾多各國學子，國際教育產值驚人，這是澳洲政府多年深耕國際教育的成果。最後，由於澳洲各區與我國時差為0至3小時，相較於其他歐美國家，台澳學生上課時間較為同步，有利於台澳學校發展“即時”交流平台，跨國交流亦為國際教育之一環，透過參訪或可牽成台澳小學未來進行實質交流的可能性。基於地理特性、教育政策、具體成效、未來展望，澳洲都深具參訪研究的重要性。

（五）教學現場觀察有感

根據研究者近年於教學第一線的觀察所知，小學生不乏接觸國際事務的媒介，反因拜傳播科技發達之賜，今日小學生接收國際事務的觸角之廣、速度之快，實已非昔日可比擬，然而我國小學生目前卻難以同步負荷這些“超載”的資訊，研究者認為改善之道在於資訊發達的今日，小學國際教育應首重加強系統化的引導。若能系統化整合教材資

源，協助學生與國際社會同步，適當整理、理解所得的訊息，啟發其對全球議題的關懷，培養對永續未來的責任感，小學國際教育效益將藉此提升。

（六）中小學教育國際化啟航在即，教材資源需同步建置

近來，我國教育部致力推動中小學教育國際化，陸續籌辦工作坊、研討會以凝聚共識，鑑於國際化向中小學扎根的政策已定，然而對於要教些什麼、要如何教，將是第一線教師首要面臨的課題，完善的教學資源是決定教學成功與否的重要客觀條件，亦有助普及學校教育的國際化。目前小學教育推動國際化在即，但對國際教育的教學資源卻尚無明確的編製及推廣系統，基於教材編製是教學實施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教材來自完善的教學資源系統，欲促進小學國際教育啟航，穩定國際教育之教學品質，實有必要確立、整合完善的教學資源系統，同時也需規畫相關有利教學資源推廣的策略，以為教學實務的有力支援。因此本研究希望藉著探訪澳洲實施多年且運作有方的具體做法，擷取其成功經驗，以濟我國在編製與推廣國際教育教學資源經驗上之不足，並提供相關的具體策略與建議。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 （一）瞭解澳洲重視亞洲教育的原因
- （二）瞭解Asialink的組織架構
- （三）瞭解Asialink編製亞洲教育教材的過程與成果
- （四）瞭解Asialink推廣亞洲教育教材的做法與成效
- （五）歸納Asialink編製與推廣國際教育教材的相關研究結果，對我國國際教育實務提出具體建議與策略。

根據研究目的，提出以下五個研究問題：

- （一）澳洲重視亞洲教育的原因為何？
- （二）Asialink的組織架構為何？

- (三) Asialink編製亞洲教育教材的過程與成果為何？
- (四) Asialink推廣亞洲教育教材的做法與成效為何？
- (五) 澳洲在國際教育教材的編製與推廣上，可為我國借鏡之處為何？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澳洲Asialink為促進澳洲人民瞭解亞洲，近20年來從事多面向的努力，本研究主要探討Asialink如何在學校教育中推廣亞洲教育，尤其著重其在中小學教育中有關亞洲教育教學資源的編製與推廣。

本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方法蒐集資料，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基本而言研究者都有其個人的能力限制，研究過程、結果亦可能受到個人感知與看法的影響，此外尚需克服個人在異國獨力聯繫所有參訪行程的困難，因此「人」便為本研究最大的限制。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確立研究目的與問題後，將採取質性研究方法，針對Asialink如何編製和推廣國際教材的實況進行蒐集資料。

(一)研究對象

在初步瞭解澳洲地方教育行政自主後，為克服各地可能存在的差異，且鑒於民間組織是推動澳洲國際教育之強力引擎，故本研究原以兼具完善組織與成功經驗之Asialink為研究對象。當在澳洲實地研究後，研究者瞭解基於對學校教育的重視，針對學校教育進行亞洲教育推廣的是以Asialink為母體的另一組織—AEF(亞洲教育基金會)，因此在澳洲實地研究的對象主要為AEF。

(二)資料蒐集

研究進行期間，研究者將主要透過「文件分析」、「訪談」和「觀察」等三種方法蒐集資料，同時對於研究歷程中發生之重要事件與省思札記隨時加以記錄，以期獲得真實且完整的原始資料。

1、文件分析

對澳洲政府、Asialink有關學校推動亞洲教育的政策聲明、官方報告、教學資源，進行分析與探討。

2、訪談

訪談AEF內的實務工作人員、學校校長和教師，藉由與受訪者的訪談記錄，並與文獻資料相互檢證。

3、觀察

進入學校教學現場，實地觀察亞洲教育教學的實施，瞭解現況並分析其特點。

4、研究札記

針對研究其間所見所聞，予以記錄並寫下心得，以做為研究的輔證資料。

(三)研究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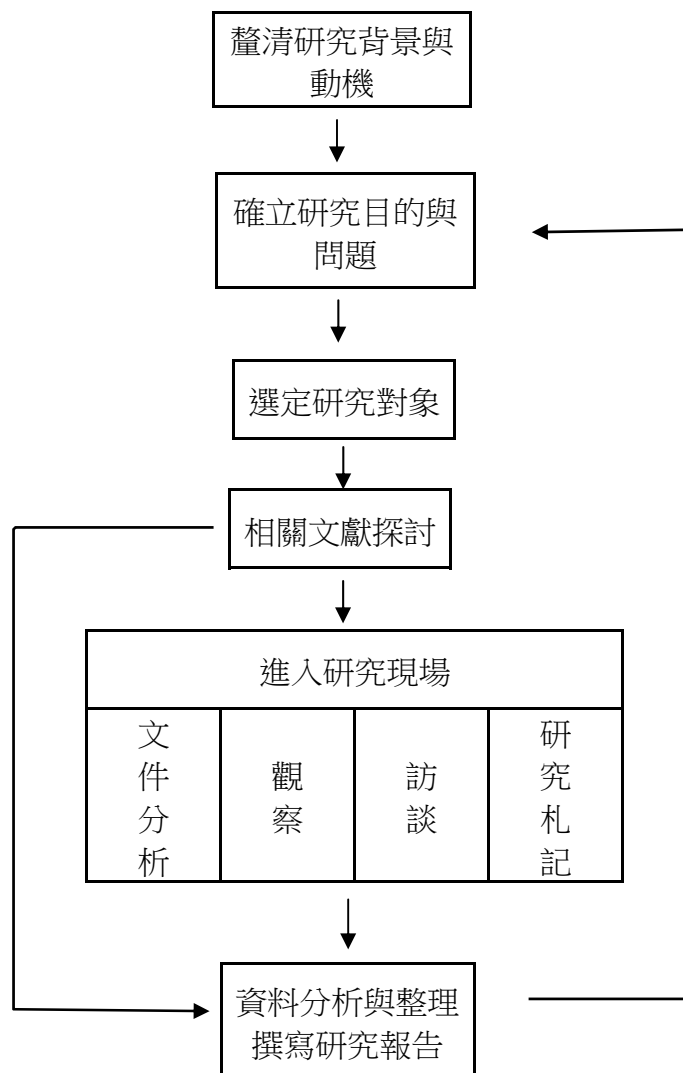


圖1-1 研究流程

貳、文獻探討

一、國際教育的意涵

90年代之後，尤其隨著通訊科技的快速進步，地理距離不再造成隔閡，各國政治、文化與經濟互動頻繁，全球化的潮流已不可擋，甚至當全球性危機一旦引爆，各國無法置身“世界”之外，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時代已然來到。潘瑛如、蔡錫濤(2008)提出Merryfield的觀點，其中表明若希望人民在此多元及相互依存的世界成為一個有效能的公民，便必須對全球化的複雜性有所了解並發展跨文化互動的技能。

(一)何謂國際教育

國際一詞係指涉及國與國之間，而國際教育則與如何透過教育途徑以促進國家間的互動與瞭解有關。在全球化的時代，理解不同國家間的文化確實已具不容忽視的必要性，而除了國際教育的名稱，也有學者與研究者主張學校教育中應注重全球面向，另外以全球教育一詞來加以詮釋，不論是國際教育或是全球教育都強調學習者應增進跨文化的理解，具備跨文化活動的技能與態度。陳弘哲(2010)便引用Barber的觀點，提出國際教育是有關全球議題的教育，因此本研究在探討國際教育的內涵時，也將兼採全球教育的觀點，以期建立更全面的瞭解。

高薰芳(2002)提出全球教育所代表的意義是促進學生對人類和自然系統間相互關聯的了解，其目的在於藉由尊重與合作、關切全人類所共存的環境，來促進人類永續生存。顏佩如(2005)認為透過將全球視野融入在課程中，不僅促進學習者瞭解現今社會的轉變，更可培養學習者成為全球公民的素養，提供其前進國際社會的入口，並進而提升其解決全球問題的能力。由此可推知，透過國際教育的實施，促使學習者跨越了國家界線，豐富了其對世界的理解，同時對不同的文化具備更多的尊重，也對人類共同的永續未來付出更多的關懷與努力。因此國際教育的核心理念可視為是促使地球的全體公民建立共同的生活價值與目標(張明文、陳盛賢，2006)。

(二)國際教育的實施內涵

關於國際教育的實施內涵，根據林騰蛟(2006)綜合相關研究所整理的結果，至少包含以下四個方面：

- 1、教育目標的國際化
- 2、課程的國際內容
- 3、教師和學生從事與教學或研究有關的國際流動
- 4、教育系統從事跨國界的技術援助及教育合作計畫

從以上分類可知，要促進健全的國際教育需多面向的規劃與發展，當中包含了政策面、課程面、技術面，同時也須兼顧教學者與學習者雙方，而本研究探討的國際教材編製與推廣則主要是屬於課程內容方面的內涵，期望藉此可有助提升我國教師編製國際教育教材的質與量。

(三)國際教育課程的教學實施

國際教育的課程與教學發展，主要以統整式與融入式較為常見，前者強調多元學科間的整合，但因受制於各學科課程有嚴謹教學計畫與進度，因此實際執行整合較為困難，而後者趨則近於單一學科取向，將國際概念與跨文化認知融入單一學科，各科教師可自行轉化，無需透過多餘的跨學科教師協調，故在一般學校教育中較具實務可行性(顏佩如，2005)。

全球化是多元並陳的，國際教育亦不該受到學科隔閡而產生學習斷層，為擴大學生接觸全球觀點的機會，並提升其國際素養，應鼓勵學校教育在多元學科中都能促進學生對跨文化的理解。Cakmak(1993)便主張將全球觀點融入多個單一學科，有助於克服科際整合課程的實務困難。將國際教育課程融入多元的單一學科中，兼容統整式與融入式的優點，透過議題、學生活動或教學策略來轉化既有課程，不僅可促進學生在不同的學習情境中去理解這個世界，同時也是一般學校教育可行的課程實施模式(顏佩如，2005)。

二、教學資源的意涵

(一)突破教材舊思維，拓展研究的方向

研究者在國內進行教學時，儘管也具備編寫教材的經驗，但多數仍是以教科書為主軸來進行改編、調整或是設計教學活動，就本質上而言仍屬未脫離教科書的依據，也因受到臺灣教學經驗的影響，再加上研究者先前無跨國參訪的經驗，缺乏對澳洲學校教學現場的瞭解，是故在澳洲實地研究展開前，對於教材的定義就受限於教科書等圖書資料的想法。

當瞭解推廣亞洲教育的工作實務，也觀摩澳洲學校的教學現場，透過與當地教師的交流，發現澳洲教師在進行教學時與臺灣教師不同，並無統一教科書可使用，而是由政府訂定教學範圍與目標，教師在掌握教學年段的學習範圍與目標後，便會依學生特性與教學需求去選編、設計教材，真正在教學現場實施的教材主要來自第一線的教師，同時也會因人、因時、因地制宜。無教科書作為教學依據，教師面對選編教材的必要與需求，便需要豐富多元的教學資源做為選編教學材料的輔助與支援，所以充實教師可資運用的教源資源，提供教師專業的教學支援便相形重要。因此，在實地參訪觀摩後，研究者瞭解需突破原先對教材的狹隘思維，擴大從教學資源的角度來探討澳洲的亞洲教育教材，更能貼切呈現澳洲教師選編教材的模式。

實施國際教育時，通常無教科書可用，亦未納入明訂的課表之中，教師便需扮演轉化既定課程的角色，充實教學中的國際觀點。Snowball(2008)提出國際教育本身，並不是通往跨文化理解的橋梁，只不過是一處可以搭建橋梁的工地，而此處的靈魂人物則是教師，教師必須發揮其專業能力，成功帶領學生進入跨文化領域，使學生擁有跨文化能力(摘自陳弘哲，2010)。王錦蓉(2002)建議教師於教學中應配合時事及國際議題補充教材，藉以轉化或補充教科書內容以增進教學效果。再者，回顧國內相關文獻研究，國內教師嘗試在學校教學中實施國際教育相關課程方案，例如：「從台灣到日本」的教學方案(曾淑珠，2008)、以「全球糧食危機」為主題的教學方案(李光豐，2008)、以「全球暖化」議題為例的教學方案(邱卿雲，2008)、聚焦亞洲文化的教學方案(吳靜芬，2008)等，可知多數教材是來自教學者自行選編與設計的，而非依據教科書來照本宣科，因此實施國際教育時所需的教材還是得回歸到教師身上，然而平時教師忙於教學、級務或學校行事等可能就已無暇在編製教材上多花心力，所以如何提供教師更充實的教學資源，

以便利教師更有效率的編選教材，相信也能提升教師推動國際教育的意願。研究者自身也曾經以認識世界為教學主題，運用融入課程的方式，自行選編輔助教材與設計教學活動，當時教學團隊成員需蒐集多元的資料以組織出完善的課程教材，體現到教學資源確實是教師編組教材的重要支援。因此研究者相信教學資源是編製教材中重要的一環，從教學資源的角度來分析亞洲教育教材，將更有效瞭解如何充實教師編製教材的有利環境，協助我國教師更能掌握國際教育教材的編製。

(二)教學資源的意義

教學資源一直以來都是教師在組織、設計教學時的重要輔助或媒介，從「教學資源」是教師編寫教學活動設計時的必要欄項，便可看出教學資源在教學實務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善用多元的教學資源，不但可提升學生習興趣，亦可提高教師教學的效果（曾筱雯，2003），因此成功的教學設計，要編製出完善的教材，對教學資源的了解與掌握是不可或缺的。

盧富美(1996)認為只要在教學中，用以使教學的進行生動有趣、豐富充實、順利成功的各種輔助資源，皆為教學資源。汪履維(2001)有進一步較為具體的詮釋，認為教學資源就是任何對教師的教導或學生的學習有幫助的各種個人、團體組織、事件、資訊與技術、時間、場所、物品或金錢。

透過相關文獻的回顧，可知教學資源具備廣泛、多元的特性，因此探討教學資源時，也有不拘特定形式的討論，主要著重在其對提升學習效果的助益與支援。曾筱雯(2003)從教學助益觀點上，提出教學資源是運用於教學上的資源與支援，認為教學資源不僅可用以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引發學習動機，還可作為傳遞知識的媒介，甚至可加以運用來使學習加深加廣。

(三)教學資源的類型

由於教學資源具備多元的特性，為便利探究，相關探討教學資源的研究曾提出其對教學資源的分類。

王美芬、熊召弟（1998）對自然科的教學資源提出以下分類：

- 1、教科書：學生用課本、教學指引、實驗手冊、學生習作或實驗紀錄簿。
- 2、課外讀物：兒童科學讀物等以兒童為主要讀者的作品。
- 3、視聽器材：影片、錄影帶、投影片、幻燈片、錄影帶等。
- 4、電子課程：電腦軟體等，也可稱為「電腦輔助教學」。
- 5、自然景觀：國家公園、遊憩區、自然保護區等。
- 6、社區資源：包括了家長人力、公園、博物館、圖書館等
- 7、環境教育戶外教學參考資料：關於環境教學、戶外教學的出版品及環境保護團體等。

洪夢華（1999）認為教學資源有以下類型：

- 1、圖書資料：一般書籍、百科全書、報紙、雜誌、期刊等。
- 2、視聽資料：用聽覺或是視覺接收的資料，如錄影帶、圖片、CD、標本、投影片、模型等。
- 3、自然資源：提供學生直接觀察、欣賞、紀錄，使學生從生活環境中學習，獲得真實的經驗，如河川、山林、海洋、動植物等生態環境。
- 4、設備資源：可以提供學生參觀、訪問、蒐集資料等，實際操作各種設備器材，延伸教室中的學習活動，如圖書館、文化中心、公園、機關團體等場所。
- 5、人力資源：可提供教師進行相關的教學活動，包括學生家長、社區各行各業的居民、民意代表等個人有不同的專業素養。
- 6、文化資源：社區的古蹟文物、生活習俗、民間信仰、民俗技藝等，記錄了豐富的文化內涵，透過實際探查獲取相關資料。

曾筱雯(2003)的研究中，將教學資源分為：

- 1、社區資源：泛指本地區中可以利於充實教育的一切人力、物力、自然及組織的資源。
- 2、媒體資源：電視節目、錄影帶影片、實物、標本、模型、電腦軟體。
- 3、文字資源：教科書、課外讀物、時事教材。

吳倩怡(2007)的研究中，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教學資源分為以下類型：

- 1、校園資源：生態園、水生池、各種動植物、圖書館、自然科教室設備等。
- 2、社會資源：指本地社區中，可以利用於充實教學的一切人力、物質、自然及組織的資源。
- 3、資訊媒體資源：指各項視聽媒體，包括：電視節目、影片媒體、錄音媒體、電腦軟硬體及網際網路資源等。
- 4、書面文字資源：指運用書面文字符號所組成之資源，包括：教科書、課外科學讀物、各種參考圖書、報章雜誌、文宣圖表等。

綜合回顧相關研究的分類，以及經過實地探訪推廣亞洲教育的機構與學校，並參閱澳洲輔助亞洲教育推行的教學資源後，本研究針對澳洲推廣亞洲教育所編製、充實的教學資源提出以下分類：

- 1、圖書文本資源：包含圖書讀物、報章雜誌、文宣圖表、時事教材等資源。
- 2、科技應用媒體資源：包含各類視聽媒體(如：影音資訊媒體、電腦軟硬體等)、線上教學資源以及網際網路資源等。
- 3、社會資源：泛指社會中，可充實教學之人力、物力、文化、自然與組織的資源。

充實教學資源有利促進多元學科融入國際觀點，引導學生對跨文化的理解，同時為了提升學習興趣、營造多元的學習情境，教學資源的類型也走向多元並陳的發展，不僅有助於開拓學習的觸角，同時也符應全球化的多元趨勢。

三、澳洲學校教育概況

澳洲的行政區共分為六個州(State)、二個行政領地(Territory)，分別為新南威爾斯州(New South Wales)、維多利亞州(Victoria)、昆士蘭州(Queensland)、南澳州(South Australia)、西澳州(Western Australia)和塔斯馬尼亞州(Tasmania)，以及澳洲首都領地(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和北領地(Northern Territory)，其中行政管轄共分成聯邦政府(The Commonwealth)、州/領地政府、地方政府三級，各州政府負責教育行政，如制定學校課程大綱、招募與指派教師、供應學校建築、設備與材料，及提供有限度的經責任學校自行使用等，聯邦政府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簡稱DEEWR)直接負責全國性教育事務、特殊性事務並主管原住民、移民及弱勢學生的教育。此外,若聯邦與各州教育間需進行協調與分配經費,則透過聯邦與各州/領地教育首長兩年一度的會議來決定,即為教育、就業、訓練與青年事務部長會議(Ministerial Council on Education,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 簡稱MCEETYA)(沈姍姍, 2000, 2008)。

澳洲的教育行政採地方分權制,教育管理由各州自行負責,中小學學制也因之有所差異,其中大體上可分為兩類,其一是首都坎培拉、塔斯馬尼亞、新南威爾斯及威多利亞四州的6-4-2制(亦即小學6年、初中4年、高中2年),另外則為南澳、西澳、昆士蘭與北領地的7-3-2制(小學7年、初中3年、高中2年),共同的是中學階段都到12年級為止(沈姍姍, 2008)。中小學的學校性質,又分可公立學校、天主教學校與獨立學校三種。

義務教育階段,一般而言為6~15歲(北領地則至16歲),小學的第一年即為義務教育階段的開始。義務教育階段明訂的課程分為8個關鍵學習領域(key learning areas)來進行,分別為藝術(The Arts)、英語(English)、健康和體育教育(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外語(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LOTE)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簡稱 LOTEs, 係指英語以外的語文)、數學(Mathematics)、科學(Science)、社會與環境研究(Studies of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簡稱SOSE)、科技工藝(Technology)。在小學階段中,實際教學通常是分小組進行,一位教師除了體育、音樂外,幾乎要教所有的科目,小學均為男女合校。小學修業結束後,無任何標準化測驗,也未授予證書,所有學生完成小學教育後,中學應接受其入學。

澳洲中小學制度、課程由各州地方分權管轄,造成各州/領地之入學年齡、畢業年齡及課程標準都因而不同,鑑於各地方在教育行政上的歧異,自2003年起,澳洲聯邦政府便衍生統一全國課程標準的想法,希望推動所有澳洲學校都能遵循相同的課程標準,也讓人學年齡與畢業年齡步向一致(駐澳大利亞代表處文化組, 2003)。自2008年來,歷經對課程綱要的討論、審議、修正,澳洲課程正值重大的變革,直至2011年初,目前澳洲已制定首版的國家課程綱要,初步先完成英語、數學、科學和歷史領域的課程綱要,其餘領域尚在逐步審議,預計2013年所有領域的課程綱要都將制定完成。

參、研究過程

一、澳洲致力亞洲教育

(一)發展背景

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國際性議題備受關注，全球關注者如永續未來、世界經濟與環境的變遷等，許多國家都認同培養人民成為世界公民的必要性，務求促使人民更具世界觀，且能具備更多元的優勢能力去因應全球環境的多元化與變遷，其中澳洲政府當然也不例外。

在廣大的全球舞台中，亞洲的崛起被視為促使世界變遷的催化劑之一，同時澳洲政府也體認到亞洲才是世界版圖中與其國家發展最密切的地理區域，因此有別於以往總是自視為歐洲國家的一員，且學校教育中也偏向重視歐洲文化的課程，造成澳洲人民普遍對亞洲國家認知的不足，而在亞洲力量抬頭的時代趨勢下，隨著與亞洲的經濟互動頻繁，澳洲當局重新正視身為亞洲區域國家的事實，同時認為其人民需培養與亞洲區域相關的認知與技能，才能因應二十一世紀中的工作機會與挑戰。

二十世紀末，澳洲當局已體認到促進國人瞭解亞洲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從國家政策逐步修正，可看出其對亞洲區域愈加重視，近二十年來便陸續透過多元化的途徑以促進人民對亞洲的瞭解。教育是國家的根本，從中會反映出國家政策的走向，澳洲當局定下促進亞洲瞭解的基調，學校教育政策勢必也須同步調整。一直以來，澳洲的學校教育，受到歐洲殖民歷史的影響，教育內容主要以促進歐洲瞭解為主，因而國人對於亞洲瞭解有限，隨著亞洲政策的定位，政府鼓勵學校教育能從聚焦歐洲轉向規劃更多的亞洲課程發展，尤其青年學子是推動國家發展的未來主力，若能及早透過教育來啟發其對亞洲的重視、提升其對亞洲的認識，使這些未來的國家中堅者具備與亞洲互動的能力，相信能有效拉近與亞洲的關係，也能根植國家發展的有利條件。因此，進一步探討相關文獻後，實不難發現亞洲教育在澳洲教育政策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二)國家政策相繼呼應亞洲教育的訴求

1、阿德雷德宣言(Adelaide Declaration on National Goals for School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999年，面臨二十一世紀的到來之際，澳洲中央及各州//領地的9位教育首長針對教育政策在阿德雷德(Adelaide)召開教育、就業、訓練暨青年事務部長級會議(Ministerial Council on Education,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簡稱MCEETYA)。本會議召開前一年，曾針對1989年發表之荷伯特宣言提出討論文件，因此本會議旨在針對新的教育政策加以討論並取得共識，以公布新的國家目標，會中各首長針對二十一世紀的學校教育，簽署制訂一系列新的國家目標，此即針對二十一世紀學校教育國家目標，所發表的阿德雷德宣言。

阿德雷德宣言主張青年需對寬廣的世界發展健全的認識，才能瞭解他們所存的世界，學校教育需促進學生對澳洲社會中以及國際社會中文化價值、語言差異性的認識，以及具備從中受益與做出貢獻的認知和技能，並期許青年成為主動積極且博學多聞的公民。

2、青年與亞洲接軌之國家聲明(National Statement for Engaging Young Australians with Asia in Australian Schools)

2005年的教育、就業、訓練暨青年事務部長級會議(MCEETYA)同時也通過青年與亞洲接軌的國家聲明，並於隔年印製發表，期許澳洲青年學子在學校教育中能有更多與亞洲接軌的學習機會與成效。

此聲明中，特別提出亞洲不論是地理特性(擁有世界人口的60%，佔世界土地面積的30%)、宗教信仰(回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多元並陳，並內含世界最大回教國家—印尼)，或經濟影響力(內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以及兩大成長速度最快的經濟體—中國、印度)，都在全球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亞洲國家對於澳洲而言至為重要，是地理位置上最親近的鄰國，同時也是經濟互動上主要的貿易夥伴。是故，增進對亞洲的瞭解與關係，對於國家的未來發展實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要促使青年學子與亞洲接軌，學校教育是重要的途徑。

3、墨爾本宣言(Melbourne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al Goals for Young Australians)

2008年，澳洲9位中央及各州/領地教育首長，於墨爾本(Melbourne)召開MCEETYA會議，針對未來十年的教育政策進行討論並取得共識，最後發表墨爾本宣言以取代阿德雷德宣言，成為國家教育政策的指導方針。

由於體認世界變遷的趨勢，墨爾本宣言針對澳洲學校教育目標也置入了新的需求。鑑於近十幾年來全球整合迅速，嶄新的經濟機會因蘊而生，世界公民的培養刻不容緩，其中更特別重視亞洲區域日益攀升的影響力，主張澳洲人民需成為“亞洲通”(Asia Literate)，以助與亞洲建立堅固的關係。

4、促進學校推動亞洲語言及研究計畫(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Schools Program，簡稱NALSSP)

澳洲政府相信若在學習階段能增進學生對亞洲語言、文化的瞭解，勢必有助提升個人與國家的競爭力，成為與亞洲建立積極關係的有利條件，因此提倡NALSSP以促進學校教育中有關亞洲語言與研究課程的發展，計畫自2009年1月著手實施，預計至2012年間分兩階段，預定提撥6.24億澳幣來實施推動NALSSP，並特別提出4個亞洲主要國家(target countries)以為學習焦點，分別為中國、印尼、日本與韓國。此計畫的目標在於增加學生瞭解亞洲語言或文化的學習機會，尤其是在高中課程中另置亞洲語言課，並重視提升亞洲教育的師資，同時為有意進階學習的學生提供更專業的亞洲課程，期望在2020年之前，至少百分之十二的12年級畢業生學生能說流利的亞洲語言(華語、印尼語、日語和韓語)，並足以做為從事亞洲經貿或大學進階學習所用。

澳洲政府同時與各州/領地政府、非政府教育單位、各國大使館以及亞洲教育基金會共同合作，以發展和實施NALSSP的各項規畫與措施。NALSSP的補助款主要針對以下4種申請途徑或發展方案—

(1)補助各州/領地政府和非政府性的教育單位(Funding for State and Territory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Education Authorities)

(2)策略性合作夥伴資助(The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Fund)

對象包括大學、高等教育機構、企業或亞洲組織等。

(3)亞洲通：學校補助方案(Becoming Asia Literate: Grants to Schools)

由亞洲教育基金會(Asia Education Foundation)承接此相關業務，接受澳洲全國中小學學校申請。

(4)國家專案(Australian Government National Projects)

5、國家課程綱要(Australian Curriculum)

澳洲教育行政原採地方分權，包含各州/領地課程目標，但為了因應青年學子在21世紀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延續墨爾本宣言承諾提升教育品質的聲明，且期望澳洲學子們學習成功並成為自信且具創造力的個體、主動有見聞的公民，澳州政府體認到制定國家課程綱要(Australian Curriculum)的需求。澳洲國家課程綱要將針對學生未來所需具備的認知、技能與一般能力制定核心的標準，藉此將使學校教育得教學目標更明確，也有助於提升教學品質以達學習需求。

澳洲國家課程綱要透過澳洲學校課程、評估及報告管理部門(The 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簡稱ACARA)進程序性發展。ACARA專責發展國家課程，並執行全國課程的評估與資料蒐集，是一個獨立部門。

澳州政府自2008年始，便已逐步分階段就不同學習領域進行國家課綱(Australian Curriculum)的草擬與制定，每個階段都需經過廣泛全面的諮詢以及修正程序，經ACARA理事會同意後才送交9位教育首長簽署頒行。目前，經過審議、修正後已完成了幼稚園至中小學的英語、數學、科學以及歷史領域之課程綱要，此外則正在發展地理、外語以及藝術領域的課程綱要。依政府規畫，預定2013年完成國家課程綱要的最後制定階段。

隨著國家課程綱要制定，目前也已針對課程發展提出應優先考慮一與亞洲接軌，重視原住民和托瑞斯海峽島民的歷史與文化、強調永續性。從中可發現，國家課程綱要依然延續亞洲重點的教育走向，認為培養亞洲知能對青年學子而言仍是重要的核心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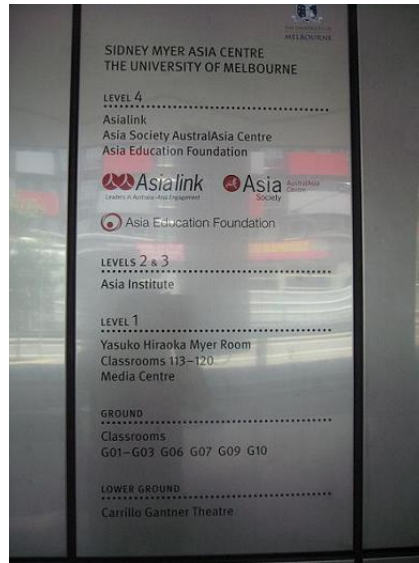
二、亞洲聯繫(Asialink)

(一)官民學資源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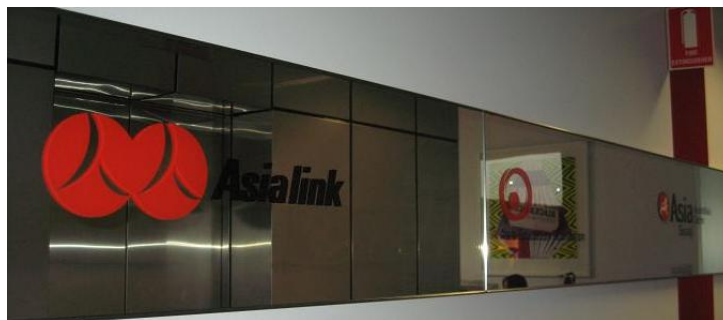
隨著亞洲經濟的崛起，澳洲鑑於未來國家發展所需，也思考自身在世界版圖的定位，突破以往自視為歐洲國家的舊思維，轉而重視自身地理位置所在的亞洲，其中深受亞洲經濟影響的企業團體更是期待能提升與亞洲經濟互動的技能與機會。1992年為了促進澳洲民眾瞭解亞洲國家以及澳洲在該區所扮演的角色，由Myer Foundation支持，在墨爾本大學下設立了一個專門促進澳亞瞭解與互動的非學術性中心，此一機構即為亞洲聯繫(以下稱為Asialink)。迄2011年止，Asialink已成立20年，其結合民間、學界、官方的力量與資源，積極發展亞洲教育的學術研討、教學實務，在亞洲教育的推展成果實具功績，Asialink正如其名為亞洲聯繫，持續致力於建立澳亞間的“聯繫”促進多元的互動與瞭解。



➤墨爾本大學的席尼·邁爾亞州中心(Sydney Myer Asia Center)。2002年6月，由外交部長Alexander Downer揭幕啟用，醒目的建築是墨爾本大學的地標之一。



←席尼·邁爾亞州中心是為了供墨爾本大學的亞洲機構(Asia Institute)和Asialink使用而建造的，除可供教學研究、辦公室使用的空間，更設有世界級的場地與設備可供國際會議、演講使用。。



↖↖Asialink總部位於席尼·邁爾亞州中心的4樓，並與AEF共用一層辦公空間。

(二)多元與專業兼具

Asialink藉著在澳洲與亞洲間建立夥伴關係、聯繫網絡以及專業計畫，以促進雙邊的繁榮、安全、文化互動與互重。迄今20年來，Asialink已舉辦多次高水準的的論壇、發表許多國際性研究，並發展澳亞間有益共同興盛與教育文化的專案。(研究者譯自Asialink官方網站)

亞洲影響力備受澳洲政府與民間企業重視，Asialink同時獲得官方、民間的挹注，務求在促進澳亞關係上扮演指導中心的角色，組織其下各部門多方面且專業的建立澳亞間的聯繫與互動，範疇涵蓋商業、慈善事業、媒體、藝術、教育、健康與社會各方面。Asialink累積20年來的豐富經驗，不僅已拓展了澳亞間“聯繫”的多元途徑，也正由於Asialink同時發展澳亞間多元領域的聯繫，因此從中更需有專業的分工加以支援，這也是Asialink在聯繫澳亞關係的這條道路上，可以走得寬廣、走得深遠的原因。

(三) AEF專職深耕學校教育

Asialink成立宗旨在聯繫澳亞的關係，不論對內、對外同時採取多元管道並進的模式，其中尤以學校教育為最重要的工作要項，約佔Asialink整體工作內容的百分之五十，為了提供最專業的服務，針對學校教育一環的工作，勢必需要額外的資源挹注。

深受歐洲殖民歷史的影響，長久以來，澳洲的學校教育如同是複製歐洲文化的場域，一代代的澳洲民眾在學校所習得的多數為歐洲觀點，澳洲長期以歐洲國家自居，因而對亞洲的認識有限，為了提升新世代澳洲學子的亞洲思維，澳洲政府體認到實有必要在學校教育中注入亞洲觀點，以增進澳洲青年對亞洲的瞭解，甚至能從中學得與亞洲互動的技能、態度。1992年之際，政府肯定學校教育是影響亞洲教育成功與否中重要的一環，因此在特別針對學校教育這一層面的推動工作，支持由Asialink和Education Services Australia(現簡稱ESA，當時尚未整併，仍是Curriculum Corporation)共同成立Asia Education Foundation(亞洲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AEF)，期望由AEF專職負責學校教育中亞洲教育的推動，透過專責分工的組織模式，不僅可知亞洲觀點深耕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同時也大為提升AEF的專業發展與實務效率。

為掌握本研究之探討主題，聚焦學校教育層面，本研究以AEF的工作內容為核心，具體瞭解澳洲如何提供學校教育所需的亞洲教學資源，而其推廣措施又為何?在研究期間，承蒙AEF執行理事Ms. Kirby協助安排各專案部門訪談、亞洲教育推廣學校觀摩參訪，並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做為文獻分析，讓研究者得以從專業機構實務、學校教育推動、文獻資料分析三方面進行資料蒐集。關於研究者在AEF與亞洲教育學校的參訪過程結果以及文獻分析結果，將在以下各以單獨小節詳述。

三、亞洲教育基金會(Asia Education Foundation)

澳洲幅員廣大，澳洲教育行政又採地方分權，各州/領地政府對亞洲教育的詮釋略異，為求打破行政區的界線以獲得廣泛性的結果，因此本研究以AEF做為研究對象，汲取其20年推廣亞洲教育的寶貴經驗，藉著瞭解其運作架構、推展工作以及分析其多元豐富的教學資源，希望能探討出在推廣國際教育時，如何透過多元管道將教育資源與措施

帶入學校教育，以提升學校教育體系中落實國際教育的實效。

參訪AEF的期間，在到訪初期有幸獲得AEF執行理事Kathe Kirby(以下簡稱Ms. Kirby)的撥冗訪談，Ms. Kirby親自介紹澳洲推動亞洲教育的背景以及AEF的組織與成立，同時提供研究者其備存的教學資源和亞洲教育最新動態資料做為研究分析使用，此外為使研究者能深入瞭解AEF多元面向的推廣實務，即便Ms. Kirby公務相當繁忙，她也特別請助理Ms. Hayley協助安排多次訪談與學校參訪機會，讓研究者得以與有經驗的實務人員進一步面談，同時也能進入澳洲教育現場觀摩見習，從中對於AEF究竟是如何促進學校教育中的亞洲通識有了更全面的瞭解。

研究者到訪期間，正逢新年假期，多位員工安排長期年假，又由於AEF規模擴大，許多計畫在新年後即將展開，不僅工作正是忙碌之際，且AEF隨著擴大後工作層面更為廣泛，是故研究者未能與所有部門員工進行訪談，但在與Ms. Hayley討論研究焦點在於與學校教學資源部分後，Ms. Hayley便熱心安排研究者與6位AEF不同部門代表面談，透過這些實務人員的專業分享與解說，研究者不僅得到寶貴且深入訊息，同時更感受到那份對亞洲教育的使命感。每一次的訪談過程都予以錄音，並當場寫下簡要記錄與訪談者確認，在整理多次與AEF人員訪談所得資料後，將於本小節對AEF的成立、運作實務詳加陳述。

(一)成果深受肯定，經驗足為借鏡

本研究主在探討澳洲學校教育中有關亞洲教育的教學資源，出發前雖透過文獻資料回顧、網站資源研究，但對於Asialink的職掌尚未明確掌握，故將Asialink列為研究對象，唯實際參訪AEF後，才明白在學校教育中推廣亞洲教育是需要專職性組織來執行的，有幸得助於AEF執行理事Kathe Kirby(以下稱呼Ms. Kirby)的悉心解釋說明，得以釐清AEF的成立緣由與運作模式，各部門係採專案任務分工，各有職掌，隨著AEF規模的擴大，也可推知其深耕亞洲教育的成果是備受肯定的，因此以深具實務經驗的AEF為研究對象，對即將在中小學教育中推展國際教育的我國，可提供具體的建議與做法。

(二)成立與經營模式

1、雙母體模式

AEF是由墨爾本大學下屬之Asialink與Education Services Australia(以下簡稱ESA)共同成立的聯合行動(joint activity)，Asialink 和ESA身為AEF的母體，會在AEF構想策略計畫(strategy plan)時給予指導、建議，而AEF就其所累積的專業知能，也會提出自身的計畫與Asialink和ESA進行溝通、調整。

AEF大多數的資金來自聯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建構出與聯邦政府間的密切合作關係，AEF深受政策走向的影響，故AEF需努力向政府提倡、證明推動亞洲教育是正確的、是重要的，才能持續獲得政府資金挹注。同時也因為澳洲的政治體制較為複雜，尤其當聯邦政府、州/領地政府執政者來自不同政黨時，對於政策各自有不同看法與優先排序時，AEF便需花費更多心力爭取來自不同政黨的資金。

2、ESA與AEF的雙重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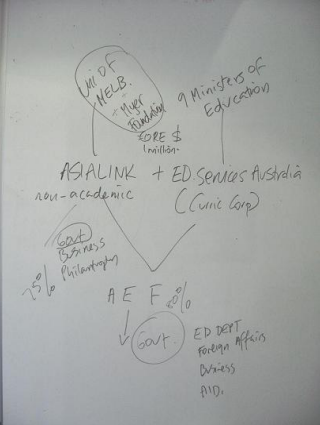
Asialink已於前一小節有所介紹，在此則對ESA進一步說明。透過與Ms. Peacock的訪談，在她解釋AEF與ESA如何合作時提出，兩者雖立基於從屬關係，但在推動業務時卻又是密切的合作夥伴。

身為 AEF 母體組織之一的ESA，係2010年整併 Curriculum Cooperation與Education.au兩者而組成，在AEF成立之時尚由Curriculum Corporation提供協助，待改制後則由ESA接手。ESA是為執行國家教育方案而設置的國營公司，非以營利為目的，受澳洲聯邦及各州/領地的9位教育首長直轄，為教育、幼兒發展與青年事務部 (Ministerial Council for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and Youth Affairs，簡稱MCEECDYA)的法定服務提供者。ESA工作團隊由專案經理、教育專家以及科技專家共同組成，協助研發國家教育方案所需的創新科技、E-learning支援系統、制訂配套的課程與規劃、出版與推廣課程教材、發展ICT產品等。

ESA與AEF間的關係，可分為兩個層面。一來，AEF是ESA現行推動的專案之一，ESA可說是AEF的母體之一，再者，ESA同時也是AEF的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當AEF獲指派業務時，其便向ESA會報，並與ESA簽訂契約關係，協請ESA針對該業務提供資

源，是故ESA與AEF在從屬關係之餘，更是密切合作的夥伴關係，基於獨特的雙重關係，所以兩者的互動便常需在其中取得平衡，不過在此20年間，隨著AEF在推廣亞洲教育領域愈益專業，ESA涉入的部分便愈來愈少，而AEF自行承擔的比重也愈來愈多。

在對外承攬專案時，當需簽訂專案契約、取得資金時，因AEF本身並不具獨立簽約的合法性，故須透過墨爾本大學與聯邦政府、州/領地政府簽約，而AEF若針對合約事項中認為須轉承包給ESA或其他組織時，亦依然由墨爾本大學來簽約進行轉承包。當聯邦政府與墨爾本大學、ESA簽訂專案契約後，ESA和AEF會形成合作團隊，透過業務轉承包，AEF便可能會分配到當中部分經費以承擔當中部份工作。由此可見，兩者在業務推動時，採取專案契約的方式，依各自專長來分工業務，能集合雙方的專長。



← 為協助研究者對於AEF的成立有更具體的瞭解，Ms. Kirby悉心在白板上書寫概念

圖，呈現AEF的成立與運作模式。



AEF專職負責Asialink工作內容中關乎學校教育者，業務內容約佔Asialink整體的一半，兩者具從屬關係，同時也存在密切的合作關係。Asialink和AEF位處同一辦公室，職員間密切合作，時而互相提供意見。



隨著亞洲教育的成功，政府重視亞洲教育，AEF的規模逐漸擴大，據AEF執行理事長Ms. Kirby反應，目前辦公空間已顯不足，。從AEF編制與業務的擴大，可得知其長久以來對亞洲教育的貢獻確實深受肯定，才能持續穩定獲得政府與民間資源的支持。

(三)專案式分工，成效多元加成

AEF成為具任務性、專職性的組織，更有機會獲得專門性的資源挹注，其百分之八十的資金來自政府部門或企業，當中尤以政府(含聯邦政府、州/領地政府)部門的資金為主。在與政府的互動關係中，AEF每3年會向政府就亞洲教育的相關計畫提出報告，提議計畫方向，首先會由政府給予指示，但AEF也會依據其專業角度提出建議，以利做出完善的規畫。在AEF成立近20年來，澳洲政府為針對學校教育積極推行亞洲議題研究，逐年提供AEF主要的資金來源，AEF透過專案方式來達成澳洲政府的任務，不論是編製亞洲教育教學資源、辦理亞洲教育學校補助款的申請、宣達國家教育政策、辦理校園職場座談會、籌畫教師海外研修旅行、推動校際跨國交流等各要專案計畫，其目的都在於健全澳洲學校推廣亞洲教育的有利條件。

AEF主旨在促進學校教育中亞洲通識(Asia Literacy)的普及與實施，其中亞洲通識包含知識與技能面的學習，內容只要關乎亞洲國家的歷史、地理、社會、文化、文學及語言皆屬之。為了因應多元的實務需求，AEF的組織分工，在理事(Directors)下分設之各部門，由經理領導各部門業務執行，大致分為常設性部門、任務型專案兩種，專案型部門立基於AEF對外承擔的業務合約，在合約期間內執行並提報成果。研究者透過組織圖來呈現AEF的分工架構，如下圖(圖3-1)所示。同時，研究者也整理與部門代表的訪談內容，對其實務工作提出進一步的具體描述。



圖3-1 AEF組織運作圖

(四)與AEF面對面

2010年12月17日，研究者首次造訪AEF，由於正值澳洲當地新年假期前夕，AEF員工多忙著讓當年度的工作告一段落，其中甚有許多員工將要放將近一個月的年假，其中也包括擔任執行理事的Ms. Kirby在內。然而，承蒙Ms. Kirby對本研究的重視，因此在臨放假前特地撥冗與研究者面談。除了Ms. Kirby悉心為研究者導覽AEF運作的概況，透過Ms. Kirby的特別協助安排，研究者其後也得以陸續與AEF其他部門代表面談。

由於AEF本身業務繁忙，況且又在年末、年初的工作交際，研究者實難與每個部門都進行訪談，因此在安排訪談部門之前，先行與Ms. Kirby的助理Ms. Hayley進行討論，在瞭解本研究重點與學校教學資源相關，因此她建議研究者對下列相關性較高的部門進行瞭解，可獲得較為完整的資料，有助整合出較為全面的概念。

此次能與AEF多位部門代表訪談，實仰賴Ms. Hayley協助聯繫訪談，同時也感謝這些多年致力亞洲教育的專業工作者願意撥空協助，提供專業且極具實務性的第一線經驗，訪談時程如表3-1所示。

表3-1 訪談AEF部門代表之時程表

時間	訪談對象	工作職稱與部門
2010年12月17日	Kathe Kirby	Executive Director
2011年1月12日	Sue Peacock	Director, Business Management
2011年2月22日	Anne Fisher	Manager, Australian Curriculum Strategy
2011年2月22日	Barbara Bereznicki	Project Manager, NALSSP Becoming Asia Literate: Grants to School
2011年2月24日	Emily Bond	Project Officer, Asia Literacy Ambassadors- Partnering Businesses& Schools Project
2011年3月15日	Sophie Howlett	Project Manager, Study Tours
2011年3月15日	Bonnie Hermawan	Project Officer, International Programs-BRIDGE

藉著與AEF實務工作者面對面的訪談，他們悉心說明自己的工作內容，也解釋研究者的提問，讓研究者又再度突破自己的舊思維，原來看似各自忙碌的部門，其實在推廣亞洲教育工作上，更因各展所長，發揮了多元加成的作用，各部門的工作成果都能回饋到亞洲教育上，讓學校在推動亞洲教育時擁有更多元的資源與支援。每次訪談均透過錄音予以記錄，研究者將訪談內容加以整理如下。



Sue Peacock

Director,

Business Management

Ms. Peacock職務在確保組織運作順利，對外獲得資金及提供服務，同時也負責與AEF與ESA間的聯繫。

繼與Ms. Kirby面談之後，很感謝其助理Hayley的悉心聯繫，很快地便安排與主管業務管理的理事Ms. Peacock會談，進一步瞭解AEF 與ESA的合作模式。

Ms. Peacock悉心的說明著ESA與AEF間特殊的從屬暨夥伴關係，兩者是如何在此雙重關係間取得平衡且各展所長。透過專案式的合作契約，ESA和AEF互相合作，發揮溝通的功能，借助各自豐富的經驗、延攬彼此專業的資源，促使專案工作更順利、更成功的推展。

在面談前，研究者意外收到AEF送上的生日禮物與卡片，因Hayley和Ms. Peacock日前從履歷表中得知面談前一天是研究者的生日，便為此準備小禮物、卡片，從如此細微的行為便讓研究者感受到AEF待人的貼心與細微，就如同當天面談結束時，Ms. Peacock所回應的— We love to share。從這次面談中，我不僅僅對AEF的對外關係經營更具瞭解，也更為深切感受到其對於自我使命的熱誠，甚至延伸至從臺灣到訪的我。



Anne Fisher

Manager,

Australian Curriculum Strategy

Ms. Fisher 在 AEF 負責國家課程策略部門，2011 年正值澳洲首版國家課程綱要 (Australian Curriculum) 制定完成，後續至 2013 年間將逐步統一原本各州課程自主的課程模式，這對澳洲中小學教育而言是極重要的

改革，是以各學習領域都需制定各自的綱要及目標。即使國家課程面臨重大改革，然而聚焦亞洲的教育走向依然延續，因此在新的課程綱要持續制定之時，對於往後的課程發展提出應優先考慮三大重點，其中與亞洲接軌便為其中一項，期許在新的課程綱要下，各學習領域的課程發展仍以融入亞洲觀點為優先，課程產生新的變革，AEF 仍然擔負起教師支援的角色，目前先因應已出爐的英語課綱提供教師可資利用的圖書文本資料之餘，也同時在審議階段給予專業意見，以協助其他領域課程綱要制定。從以上的情況可看出，AEF 在新課程時代來臨之際，其累積多年的經驗和資源，對教育者而言依然十分重要。

訪談當天早上，雖然 Ms. Fisher 才帶著最新的資訊與數十位天主教學校教師分享新課程的走向與概念，下午她依然熱情的向我說明國家課程的最新訊息與要點，甚至釐清當中容易讓人產生誤解、迷思的概念，那種熱忱讓人瞭解為何 AEF 可以在推動亞洲教育上持續奉獻 20 年，且獲得教育工作者的重視與肯定。



Barbara Bereznicki

Project Manager,

NALSSP Becoming Asia Literate: Grants to School (簡稱BALGS)

NALSSP是澳洲政府推動亞洲教育的重要計畫，透過NALSSP政府預計充實亞洲教育相關的資源，其中NALSSP Becoming Asia

Literate: Grants to Schools 便是政府直接挹注學校經費的重要途徑，預計撥款6.42億以提升學校教育中亞洲通識教育的品質。AEF成為政府的協辦單位，負責宣告訊息予中小學各級學校、收取各校提交的計畫(一律透過線上填報提交)，並於最後提交報告與政府(DEWWR)。

Ms. Bereznicki負責政府NALSSP計畫專案，主要是核發補助予中小學發展亞洲通識課程，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的學校經費補助與提交結案報告。Ms. Bereznicki具備多年中學教師的經歷，十分瞭解第一線的教學實務，當他在承辦相關業務時，有許多與教學者接觸的機會，她表示因教學者較不善於寫計畫與申請書，所以除了接受來自各校的申請書，同時也不吝輔導有意申請的學校如何擬寫計畫，提供建議。自2009年開始，每年核發補助一次，迄今已完成2階段的申請，2009年有141校獲得補助，2010則撥款予191校，計畫規定一校僅能獲一次補助，因此可以得知有愈來愈多的學校在自己的課程中融入亞洲觀點，藉此促進亞洲教育進入教學現場。

在訪談中，對於政府補助學校發展亞洲通識的內容與項目時，Ms. Bereznicki特別再予以說明，她提及政府補助計畫的目的在於提升教學師資的水準，不是重在硬體設備的充實，因此希望學校應著重在如何發展學校內教師的成長與學習，而非一味的只是提報購置科技媒體設備的需求，諸如此類的申請是極有可能被拒絕的。

另外，在瞭解澳洲學校申請補助的現況中，研究者特別留意到所謂的Cluster Schools(集群夥伴學校)，透過Ms. Bereznicki的解釋後，才明白此一補助學校的計畫立意希望達到資源的共享與有效利用，是故除了一校僅得獲補助一次的規定，尚鼓勵鄰近

區域的學校能共同提出計畫，建置共享資源的合作模式，尤其小學、中學間縱向學習階段的連結，透過成為集群夥伴學校有助於學習內容的銜接，如此一來，學生的學習品質可獲提升，同時也可讓更多學校同時受益於政府挹注，這樣便更有利於促進亞洲意識的普及。

或許因為Ms.Bereznicki曾經擔任過中學教師，當他與我分享工作內容時，不僅樂意分享她的教學經驗，也積極想要瞭解臺灣的教學現況，在互相交流的過程中，讓我感受到Ms.Bereznicki的親切感。甚至，研究者提出後續希望能參訪亞洲教育推廣學校時，Ms.Bereznicki亦從其接觸的申請學校中，不吝推薦積極且有成果的學校，讓研究者得以進入教學現場觀摩交流。



Emily Bond

Project Officer,

*Asia Literacy Ambassadors- Partnering
Businesses & Schools Project*

鑑於亞洲經貿提供澳洲許多工作機會，再加上為數眾多的亞洲移民進入澳洲社會與職場，也促使澳洲民眾的生活型態、工作特性受到亞洲文化的影響，促使企業組織意識到需提升澳洲未來在亞洲市場的競爭優勢。

Asia Literacy Ambassadors Project是由政府發動的計畫，委由AEF管理執行此專案，特別針對中學階段的學生而規劃，希望能促進中學生與職場接軌，從中提升學生瞭解亞洲通識對職涯競爭力的助益，以刺激學生對亞洲通識的學習興趣和需求。本計畫從2009年底開始迄今，目前預計執行至2012年6月，專案期間每半年，AEF需向政府會報實施成果並提出建議。

Asia Literacy Ambassadors Project扮演媒合的角色，徵選具備亞洲技能且自願分享自身經驗的職場專業人士，同時接受學校申請，採一位專業大使配對一所學校的方式，兩者配對後便先合擬為期6~8個月的宣導計畫，包含大使至少三次的到校宣導、座談，從中讓學生接觸職場中亞洲通識的需求趨勢，以激勵更多學生願意進一步學習亞洲通識、

增進亞洲技能。在訪談的當時(2011年2月)，AEF已媒合60組亞洲通識大使與學校，將朝著200組的計畫目標前進。



Sophie Howlett

Project Manager,

Study Tours

AEF的理念雖在於促進學生對亞洲通識的學習，然而澳洲政府與亞洲教育推動者都深知亞洲通識是否能進入教學現場，教學者就是最關鍵的執行者，其影響亞洲教育的推行成效至為重大，其中不僅關乎教學者的意願，更取決於教學者本身的能力—教學者對亞洲通識的瞭解度有多少？教學者是否能有效的在課程中結合亞洲觀點？因此當研究者對AEF的工作內容瞭解愈多時，發現AEF十分重視教學者的需求與發展，Study Tours便是一項促進教育工作者實地瞭解亞洲的專案工作。

Study Tours係針對教師或學校領導者規畫亞洲國家參訪行程，考量教學領域與專長來規劃參訪的主題，多數集中於學校假期安排海外的參訪。教師或學校領導者除了以自費方式參加Study Tours之外，有時AEF也會承接政府專案舉辦海外的參訪行程以提供特定對象參加，此時通常參與者會獲得部分或全額補助。

參訪行程的規劃，會依主題而有所不同，主題範圍涵蓋生態、歷史、文化、人權等，基於是教師團體，當中也會安排與當地學校交流，像這樣兼具學習、交流和休閒的海外遊覽行程，吸引來自全澳的教師或學校領導者參加，而AEF也期許繼續規畫不同目的地的海外行程，期望帶領實務教育工作者親身走入亞洲的土地，實地領略亞洲豐富的內涵，將這些閱歷帶回到教學現場，能回饋成果於教學上，相信有利提升亞洲通識課程的品質。



Bonnie Hermawan

Project Officer,

International Programs-BRIDGE

BRIDGE實際上是Building Relationships through Intercultural Dialogue and Engagement的縮寫，簡稱的字面意義上又傳遞出本專案聯繫跨國文化的“橋梁”角色，透過

簡要的字義，卻代表了深度的交流內涵。

由於Ms. Hermawan的說明，研究者首先瞭解到為何印尼語言課程在澳洲的學校教育中佔有一席之地，除了印尼是澳洲重要的鄰國，兩國交流頻繁，此外也因為印尼語的字母發音系統和英語是相同的，所以對澳洲學生而言，學習印尼語較為容易。2008年的BRIDGE專案先從搭起澳洲—印尼間的橋梁開始進行，也因成效斐然，因此2009年也在Australia Korea Foundation的資助下，希望運用先前成功的模式，試著小規模推動澳洲—韓國間的BRIDGE專案，此外，2011年亦將首次進行澳洲—中國間的BRIDGE計畫，其規模將與印尼之BRIDGE計畫相仿。

透過BRIDGE專案，搭起兩國間校際的交流與對話，採取一對一的校際配對模式。以2008年的印尼BRIDGE計畫為例，促成44道橋梁，聯繫起兩國各44校的夥伴關係。關於夥伴學校的遴選和配對，採取澳洲、印尼兩國分開作業，AEF負責接受全澳地區學校的申請，至於印尼的學校的部分，為節省冗長繁複的過程，不以印尼全國為範圍，反而在第一期的計畫中先初步鎖定3~4個省份，直接透過與該地區政府、教育單位聯繫，從中選出參與第一期BRIDGE計畫的印尼學校，雖然第一期計畫已落幕，但AEF仍期許這些已建立的校際關係能繼續加溫，第一期學校即使不能再申請計畫了亦能自行維繫兩校間的橋梁關係。目前，BRIDGE已進入第二期，為築起更多的交流的橋梁，希望有更多的學校受惠於BRIDGE專案，印尼學校的遴選也將移至第一期以外的省份，期待依循第一期成功的模式下，能繼續在澳洲、印尼兩國的學校間搭起聯繫的橋梁。

在BRIDGE計畫中，AEF除了居中扮演媒合的橋梁，同時也安排印尼學校教師(每校2名)

到澳洲接受進行約3個星期的前置訓練與參訪。首先是約1個星期專業的訓練課程，當中包含對澳洲社會、文化以及教育制度的瞭解、到學校參訪、與澳洲夥伴學校教師進行跨文化交流、學習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Technology)使用技術等。在密集的訓練課程之後，這些教師則到夥伴學校進行2個星期的實地瞭解，熟悉學校、學生，並與澳洲教師規畫日後的合作模式與計畫。當這些前置訓練、訪問結束後，印尼教師回到自己的學校，一道道跨越國家的橋樑便開始築起，拓展了學習的場域，將學生們的學習連結在一起，增進對彼此的瞭解與認同。

教師運用ICT的技術對BRIDGE十分重要，促使教師熟悉使用Skype、Wikispaces、Google Map等網路技術，教師在教學時可利用社群媒體或網路技術充實學生學習成果，更重要的是能藉此聯繫起地處澳洲、印尼兩國的夥伴學校。夥伴學校的聯繫，首先在Wikispaces網站上共享一個網路空間，兩校的教師、學生透過此一共享空間，利用文字、圖像、影音，呈現各自文化特色、地理特性、教學成果等，以促進互相瞭解之餘，也增進教師教學技巧，甚至也能藉著進行學生的共同學習、探索活動，讓雙方學生跨越空間距離一起合作，產生更進一步聯繫。在BRIDGE計畫中，網路共享空間成為另一處傳遞跨文化、多元學科的教室，且是由兩所夥伴學校共同營造出來的，在此Ms. Hermawan特別舉一個成功例子，來說明夥伴學校如何透過共同學習活動來聯繫跨文化關係，更促進跨文化學習。曾經有一組夥伴學校，鑑於當地都各有一條主要河流，同時也都面臨污染的危機，兩校學生便同時對家鄉的河流進行調查與淨河行動，過程以影片記錄剪輯，且學生互相使用對方的語言做為旁白，再打上本國語言為字幕解釋，在過程當中，因這樣的學習橋樑，學生不僅習得語言的運用，兩校學生更因進行共同主題的活動產生聯繫，感受到雖來自不同國家卻對未來有著相同的使命感，這也正符合該學習活動的主題—Two rivers, two islands, one future.

BRIDGE帶著澳洲學校走入亞洲，運用網路科技，消除國界隔閡、拓展學習空間，透過一道道無形的橋樑，真實的繫起異國學子間的瞭解與認同。

(五)便利教育體系的資源服務

AEF致力促進學校教育中亞洲通識的推動，由上述研究整理可知，AEF藉著多元的努力方向已整合了豐富的支援資源，然而對於如何傳遞給學校教育體系，AEF則針對教育體系中不同角色的需求來加以規畫網路平台，便利在亞洲教育上有需求的教育相關人員運用。

以下係將AEF的網路服務平台加以分析，從中可知AEF不僅用心充實亞洲教育的資源，也貼心為使用者設想，提供便利的管道，讓各方可能的使用者都能對這些資源獲得最有效的瞭解與運用。研究者將整理資料透過表3-2來進行說明。

表3-2 AEF的資源分類表

使用者分類	提供的資源服務
教師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課程資源 Curriculum Resources • 澳洲課程 Australian Curriculum • 專業成長 Professional Learning • 海外短期參訪 Study Tours • 亞洲技能 Asia Skills • 亞洲通學校補助專案 BALGS (Becoming Asia Literate: Grants to Schools) • 跨國校際交流專案 BRIDGE School Partnerships • 活動快訊 Events • 學校轉變 School Change • 研究 Research
學校領導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領導21世紀的學校 Leading 21st Century Schools • 海外短期參訪 Study Tours • 活動快訊 Events • 語言報告 Languages Reports • 亞洲通學校補助專案 BALGS Grants • 跨國校際交流專案 BRIDGE School Partnerships • 相關連結 Related Links • 網路論壇 Web Forum

(接下頁)

表3-2 AEF的資源分類表(續)

學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亞洲語言 Asia Languages • 國際化職涯 International Careers • 學生活動 Student Activities • 實用連結 Useful Links • 學校夥伴 School Partnerships
家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學校中的亞洲通識 Asia Literacy in Yours School • 語言 Languages • 亞洲即時更新 Asia Updates • 研究 Research • 教育網站 Educational Websites
同盟夥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企業同盟 Business Alliance for Asia Literacy • 教育同盟 Education Alliance for Asia Litracy • 亞洲通識大使 Asia Literacy Ambassadors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AEF官方網站

<http://www.asiaeducation.edu.au>

AEF提供的資源面向多元，顧及在教育體系中各可能使用者的需求，相信有助於啟動各方對亞洲通識的瞭解與重視，此處再度反映出AEF要促進亞洲通識課程普及化的宗旨之餘，研究者同時也發現其中與教師和學校領導者相關的資源服務佔了頗大的比例，且多是與部門的專案業務連結，此一現象也再度令人體會到AEF對充實教學者可用資源與支援的重視，固然學習活動該以學生為主體，然而推動亞洲教育政策，則需務求取得學校與教學者的認同與意願，因此AEF十分重視啟發學校教學者的意願與能力，提供教學者所需的資訊與服務，藉以提升教學意願和成效。由於AEF透過專案工作推展，已協助教學者或學校得以充實其亞洲通識課程的內涵，因此以本研究對教學資源的分類來說，AEF各項專案工作中所提供的資源、支援與諮詢都可視為社會資源。

在AEF提供的眾多資源中，先前已對BALGS、Study Tours、BRIDGE等專案內容有具體的了解，接下來，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可供教學者運用的課程資源(Curriculum Resources)，在下一節提出分析結果。

四、亞洲教育之課程資源分析

(一)編製課程資源的重要性

國家教育政策走向已確立對亞洲教育的重視，政府希望能在學校教育中落實，教師便是當然的執行者，然而回顧以往澳洲教育內涵的歐洲走向，造成多數現職教師對於亞洲通識內涵認知的不足，是亞洲通識課程普及化的一大不利因素，為克服此一阻礙，政府與AEF在推廣亞洲教育時，皆把充實教師教學知能視為一大要務，認為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是促進教學品質的重要途徑。在2006年發表的青年與亞洲接軌之國家聲明 (National Statement for Engaging Young Australians with Asia in Australian Schools)中也提及，為促進澳洲青年與亞洲接軌，有六大推動方向，分別為教與學 (Teaching and Learning)、課程資源(Curriculum Resources)、教師專業成長(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家長與社區參與(Engaging Parents and Community)、師資培育(Teacher Education)、教育品質管(Quality Assurance)，當中亦明確表達出對教師專業知能的重視，而高品質的課程資源不僅有助充實教師對亞洲通識課程的認知，也可提升教師對實施亞洲通識課程的意願。

Owen& Andrew (2003)針對採用亞洲通識教學資源的學校教學成效，提出所謂亞洲通識的教學意願，是指複合式進行的模式，不只是就一、兩個課程中置入亞洲資訊即可。然而，要提升各領域教師都具備轉化亞洲通識課程的能力與意願，是不容易的任務，可幸的是在澳洲除了國家政策支持，尚有如AEF這般專業且具使命感的組織共同努力，所以今日才得以滿足教師在不同領域、學習階段教學的需求，且再透過AEF承辦多種專案輔助學校推廣之餘，也間接促進學校採用其課程資源。

(二)AEF發展課程資源的模式

AEF的核心資金來自政府，自然其任務也就多在完成資助者所賦予的使命。澳州政府為營造政策實施的有利環境，經常透過AEF出版文宣或教學資源，因此AEF自1995年第一份出版品問世，迄今不僅數量多，且種類豐富擴及八大學習領域。在研究者實地參訪AEF前，初步透過官方網站先認識所列的課程資源，當時除了對其課程資源的豐富度與

系統性大為驚奇外，也由於AEF希望教學者能真正受益於這些課程資源，因此詳加規劃依學習領域、國家類別方式做為索引，以方便各式需求的教學者在此都能有效地找到有用的課程資源。

在發展教育資源方面，AEF並非獨力承擔此一任務，而是善加發揮其得力資源—ESA。ESA是澳洲發展教育資源方面的專家，這是對AEF的有力支援，而AEF則富有亞洲教育經驗，因此AEF可提供亞洲教育專家作為諮詢，以確保這些即將問世的教育資源與未來所要推動的任務方向是一致的，亦即提供更具亞洲觀點的建議，兩者互相密切合作，協同發展教育資源，讓出版的教學資源更能健全學校教育中亞洲通識的發展。基於協調發揮ESA和AEF的專長，故在編製教學資源時，並無固定的編輯小組進行編製，而是依專案的不同，由ESA和AEF兩者進行溝通協調，互相尋求對方資源協助，通常會視情形不同而以兩者其一為主體來進行合作，透過雙方密切合作以達成專案目標。

(三) AEF課程資源之分類

AEF的課程資源多且豐，只透過網路瀏覽是無法得其內涵的，在此先感謝Ms. Kirby不吝出借她所備存的課程資源，雖然並非所有的出版品都齊全，仍讓研究者有充分的資源得以了解其內容，且在經過閱讀與整理後，本研究以呈現形式為主軸來對課程資源進行分類探討，並期待從中能提出如何充實我國國際教育教學資源的發展方向。

首先，配合本研究先前對教學資源的分類，在此所指涉的課程資源可分屬於圖書文本資源、科技應用媒體資源，為更詳加呈現其內容的具體特性，故將又依其運用方式來細分出內容類別，如表3-3所示。即為研究者針對AEF知課程資源所整理出的分類概況。

表3-3 AEF課程資源分類表

教學資源分類	運用方式	內容類別
圖書文本資源	透過主題式的教學活動設計，除了教學活動步驟，連同配套使用的學習資源單都一併編入，直接便利教師於課堂中運用。	教學指引 手冊
	內容編排近似我國一般教科書的方式，主要在傳遞已細心整理的知識內容。通常以文字為主，圖表為輔，不僅可資教師參考使用，也可供學生使用。	教科書
	特別放大尺寸比例，供教師配合教學展示使用。通常是色彩鮮明的圖卡或圖書，能吸引學生閱讀。	展示書 與教具
	透過故事繪本、遊記或雜誌的形式，適合做為班級共讀使用。	雜誌讀本
	內容詳加說明國家政策。學校領導者、教師或家長等關心教育政策者，可資以對國家政策有所瞭解。	教育政策聲 明與報告
科技應用媒體資源	依主題類別提供影音檔案，可作為教學輔助使用。部分光碟則在內容透過互動式遊戲的設計，不僅提升學習興趣，也便於學生自主學習使用，可供學生課餘學習或複習使用。	多媒體光碟
	為因應減少紙張使用，2005年以後，AEF的教學資源多以線上形式傳遞，除了可透過線上購買，或直接在線上檢視政策或計畫之餘，同時也會持續有新置的教學活動設計、學習單等供教師視需要自行下載。	線上資源
	為對特定的教學資源再予以補充，另外規畫網站以輔助學習，有助加深、加廣課堂學習使用，也方便學生自習使用。 此外，針對跨國校際交流計畫BRIDGE所設的資訊分享網站，讓地處不同國家的配對學校能即時的分享資訊、保持聯繫橋樑。	輔助網站

透過以上的說明，可發現AEF提供的課程資源確實豐富多元，然而若擴大以教學資源的觀點來檢視AEF的成果，先前探討其專案部門對亞洲教育教學的協助是不能屏除在外，是故本研究在此整合AEF在亞洲教育上提供教學者的資源，運用表3-4來進行整體資源的分類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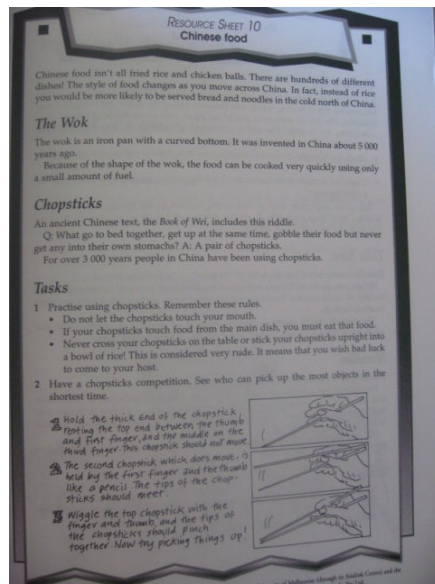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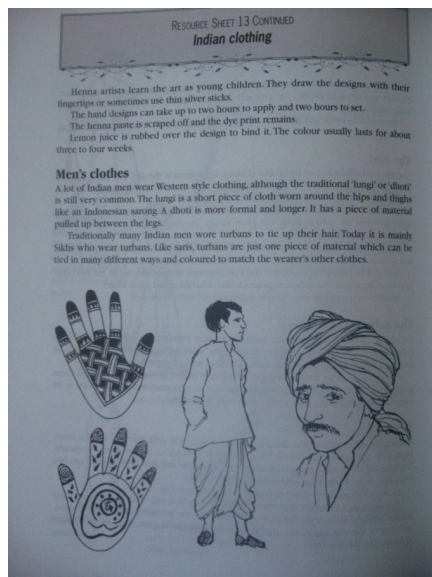
表3-4 AEF整體教學資源分類表

教學資源分類	內容說明與類別	本研究之探討重點
圖書文本資源	教學指引手冊 教科書 展示書與教具 雜誌讀本 教育政策聲明與報告	關於這兩類的教學資源的探討，配合AEF的網站服務分類，本研究將在下列有關課程資源特色部分，透過個別具體特色來呈現其在教學中的適用情形。
科技應用媒體資源	多媒體光碟 線上資源 輔助網站	
社會資源	亞洲通學校補助專案 亞洲通識大使專案 海外短期參訪專案 跨國校際交流專案	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訪談後，對於各專案有進一步的瞭解，相關的資料整理已於前述訪談記錄(與AEF面對面)中提出，從中說明各專案對亞洲教育教學的支援。

(四) AEF課程資源之特色

在初步對AEF的課程資源加以分類後，接下來則透過實例來說明各類課程資源的具體特色，希望能更清楚的呈現這些課程資源精心規畫之處。

1、教學指引手冊



主題式教學活動設

計，主題多元且目標說

明清楚，各活動皆可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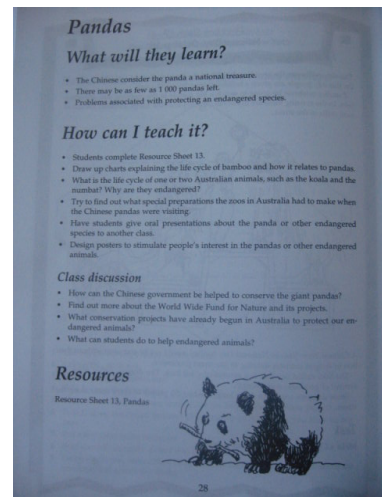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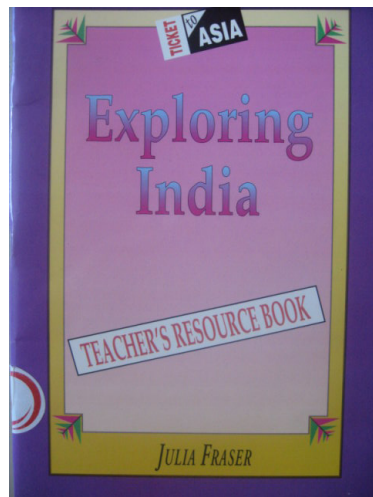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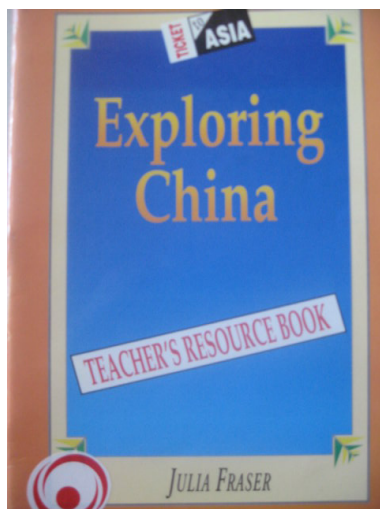
教師實際需求使用，不

僅充實教師有關該主

題專業的資訊，更兼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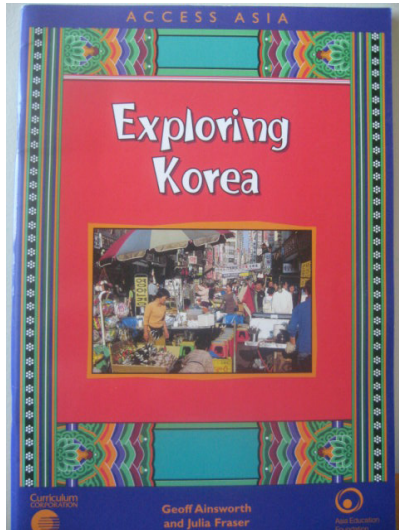
了教師進行第一線教

學的實際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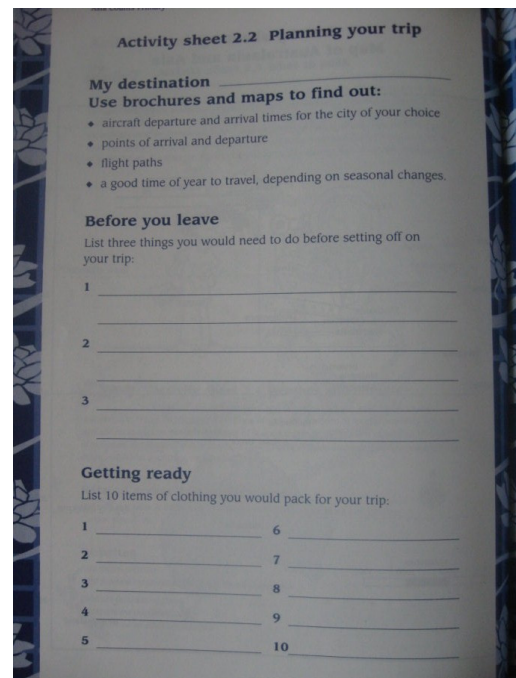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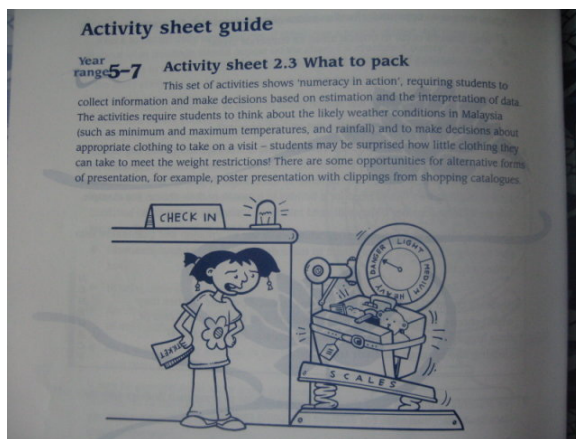
↑Ticket to Asia- Exploring China, Ticket to Asia- Exploring India

針對5到7年級的學生，可同步搭配閱讀Ticket to Asia-Visiting Ghosts and Dragons- James in China和Raining Surprises-Henry in India兩本繪本故事書，延伸設計而成的教學活動資源手冊，為主題式活動設計取向，每個活動主題基本為跨領域教學設計，如熊貓主題單元便涵蓋了科學、數學以及社會科學。在教學實施時，除了建議教師善用故事內容來引導學生討論之外，尚可依各自教學需求，彈性使用教學活動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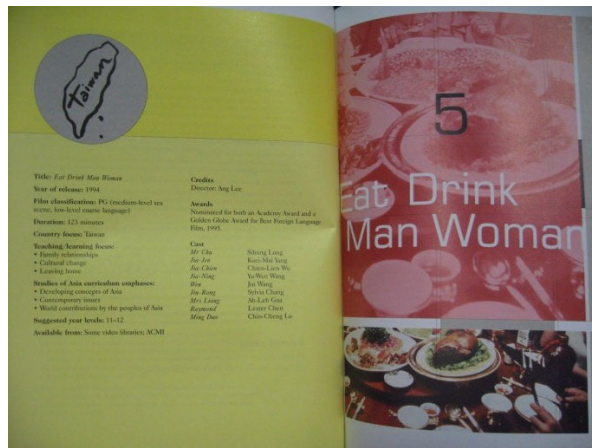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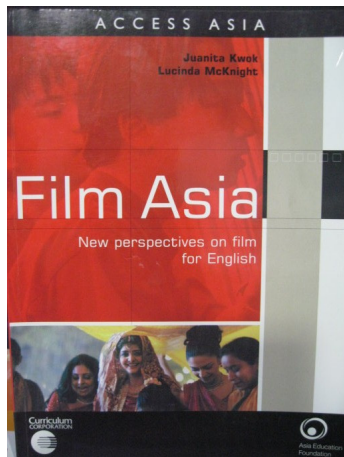


➤ Exploring Korea

本書係針對5~7年級學生設計，書中透過不同教學單元，提供學習單資源，讓學生單獨或透過團體方式去體驗標示地圖、參與遊戲、認識韓國國旗符號象徵的涵義、韓國宗教信仰、世界遺產與繪製傳統活動面具。本書另與Inside King Sejong's Gate-Our time in Korea相關，兩書可搭配使用，延伸學習深度。



連同學生作業單都一併附於主題教學活動之後，十分便捷教師直接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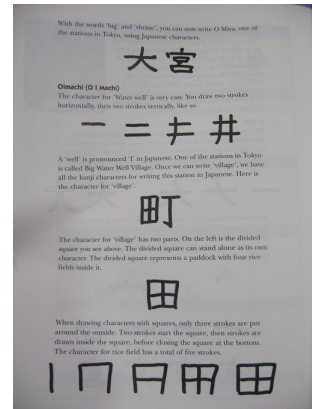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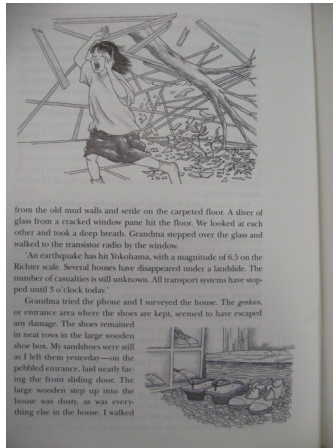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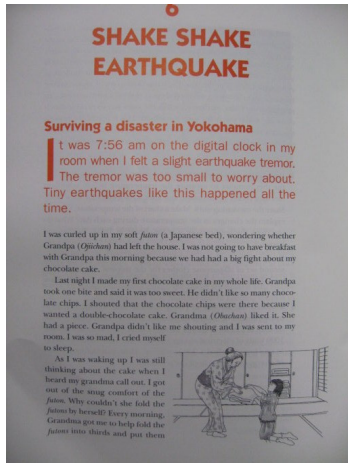
↑ Film Asia

針對中學英語課程，特別精選15部亞洲出品電影(包含李安臥虎藏龍、飲食男女)，電影類型多元，有驚心動魄的動作片(臥虎藏龍)、也有受羅密歐與茱麗葉啟發的愛情片(Chicken Rice War)、傳遞環境訊息的動畫片(Princess Mononoke)、張藝謀導演的精製作品(Yellow Earth)等，每個單元都提供電影基本資訊(級別、片長、演員名單、適合年級等)，且再針對欣賞前、後設計討論與延伸活動。本書將教、學思考與批判觀點結合，透過較為創新的主題來與課程做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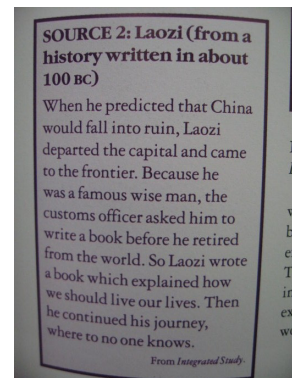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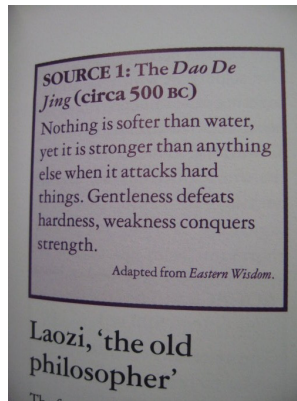
2、教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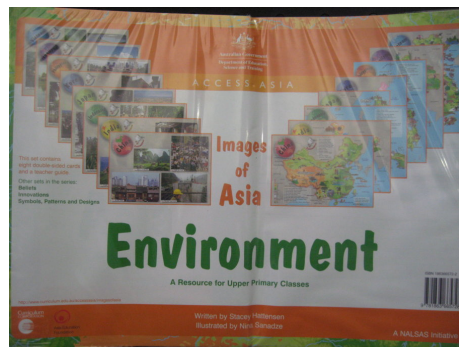
此處所指的教科書，並非由於學校安排所有學生採用一致的教材，而是就編排的內容和版面而言，近似我國教科書，主要在傳遞有系統的知識內容。通常以文字為主，圖表為輔，不僅可資教師參考使用，也可供學生使用。



→ 研究者驚喜
發現書籍中有
對中國道家思
想的闡述，連
同老子與道德
經也予以說
明。



3、展示書與教具



為了便於教師展示使用，本研究所謂的展示書與教具，通常在編製時會考慮適宜學生同時閱讀的尺寸之外，對於採用的圖像與色彩也特別講究。



↑ Inspirations-Art Ideas for Primary and Middle Years

一套有15張8開大小的全彩展示圖卡，內容是關於亞洲藝術特色作品的圖片，包含文字(可蘭經文)、石雕、陶俑、刺繡、釉瓷、畫作(壓克力畫、油畫、絲綢畫)、書法、木刻畫、面具、微圖、照片。每張圖卡的背面，除了詳細陳述圖卡中作品的背景、涵義之外，亦陳述了學習目標、教學活動、延伸性教學活動以及參考資料，是故每張圖卡可以單獨使用，亦可結合相關主題搭配延伸使用。



可看出相較於一般書籍，展示用書經過悉心放大，適合多位學生一起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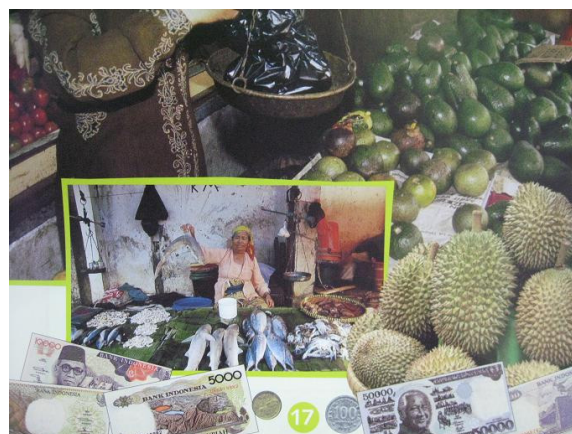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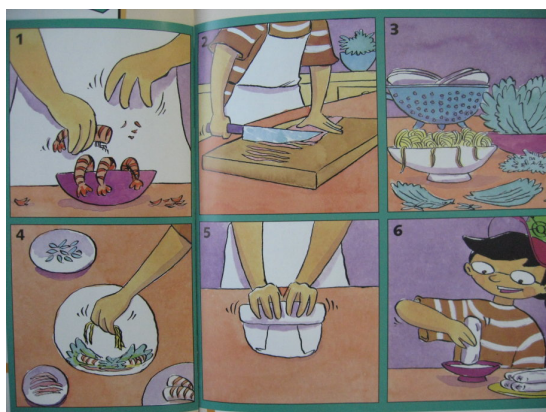
↑ Snapshots of Asia

以九個亞洲國家為主題，分別編製九本介紹該國的大型展示書。每本書中，皆以一位當地小主人翁做為貫穿全書的主角，對於學童而言十分具備親和力與吸引力，透過主題性

的單元，內容不僅提供主題檔案也提供學生學習基本的當地語言。另外，同時出版一本教師手冊，除了詳細說明如何使用Snapshots of Asia系列教材，也提供可搭配教學活動運用的學習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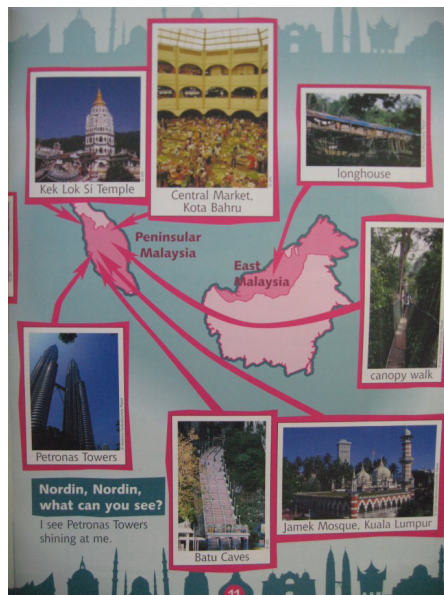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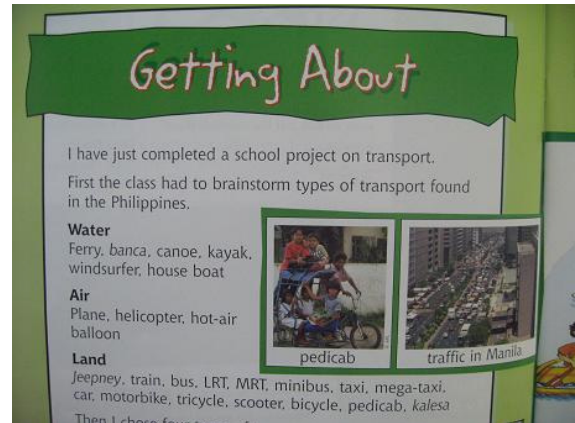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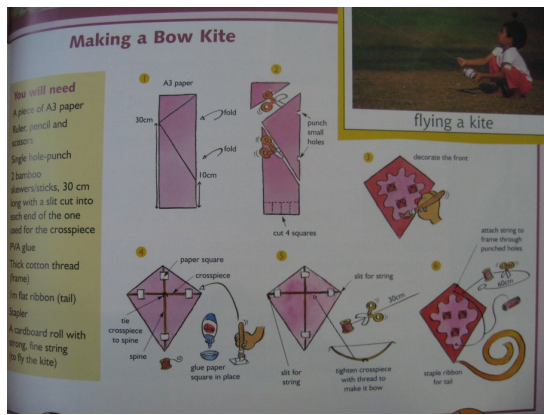


各國小導遊登場，先用家鄉話打招呼



異國風味菜，看圖自己動手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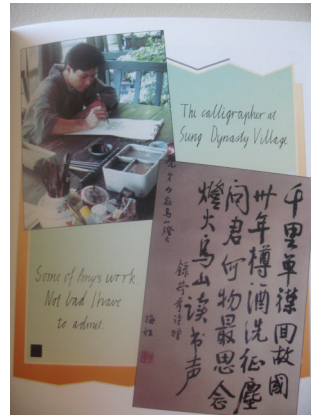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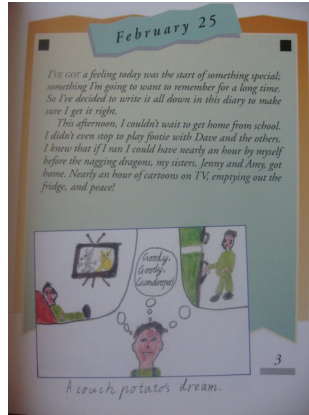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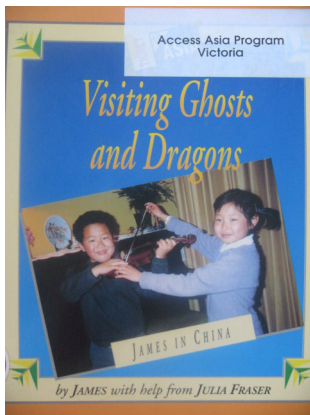
市場是當地文化的縮影，還可認識當地貨幣



異國文化面面觀，有小百科的內涵，也有繪本的視覺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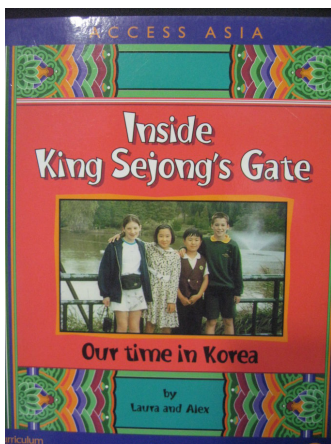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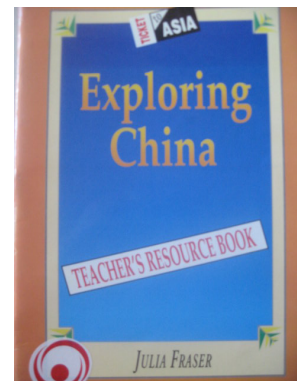
4、雜誌讀本

多位讀本作者都是在校學生，甚至是小學生，透過遊記或日記將其難忘的經歷記錄下來。由於作者與讀者間的年齡相當，在許多感受上較易引起共鳴，適合推薦教師做為班級共讀使用。



↑ Visiting Ghosts and Drag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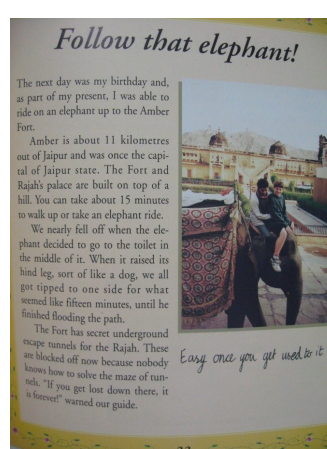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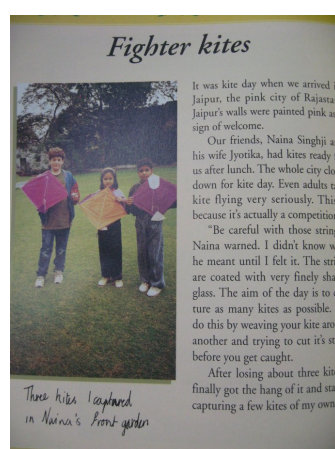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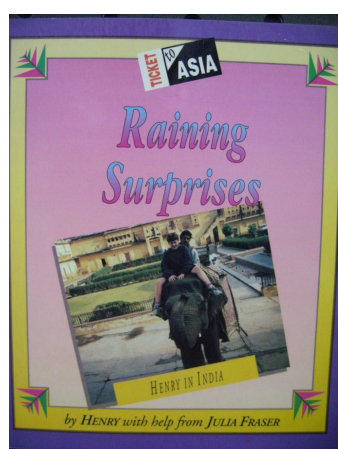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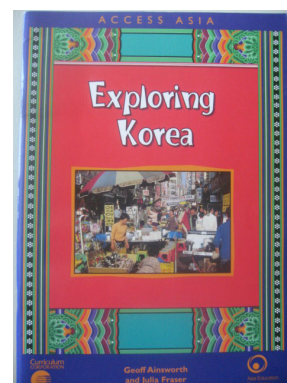
作者是在澳洲出生的中國人，直至小學五年級的暑假才有機會隨著父親返鄉探親。一位從小受澳洲教育的中國後裔，第一次會見了在中國的大家族成員，也體驗了許多中國的傳統習俗，透過作者平易近人的筆觸，將一次次的文化洗禮記錄下來。本書使用可與Ticket to Asia- Exploring China相配合，後者是屬於教師指引手冊的形式，提供教師如何充實教學的活動設計。



↑ Inside King Sejong's Gate - Our time in Ko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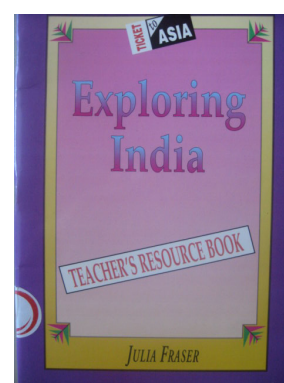
澳洲兩位小學6年級學生遊訪韓國後寫成的一本探索記錄。故事源起於班級導師的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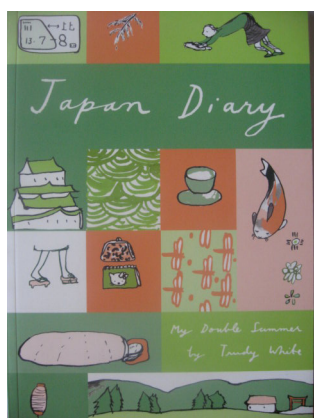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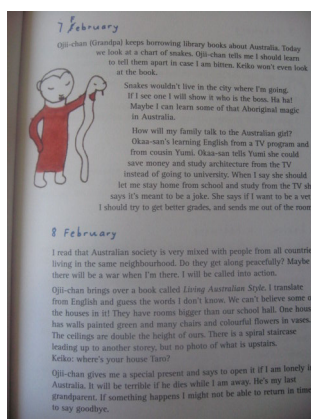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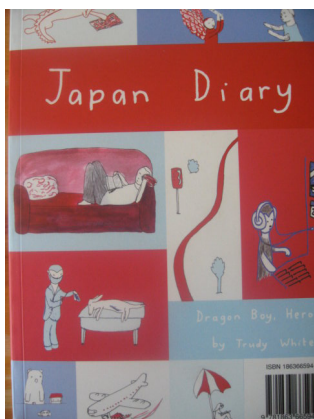
介，作者班上每位小朋友都有一位韓國筆友，因此受到韓國當地小學邀請他們在寒假期間到韓國遊訪。因此，導師便鼓勵學生自己存旅費、學韓語、規畫旅程，完成一段獨立且難忘的旅程。兩位作者行前對於韓國完全無所知，直到親身遊歷走訪之後，將自己在韓國所見寫下文字心得並搭配圖片。本書使用可與Exploring Korea相配合，後者是屬於教師指引手冊的形式，提供教師如何充實教學的活動設計。



↑Raining Surprises-Henry in In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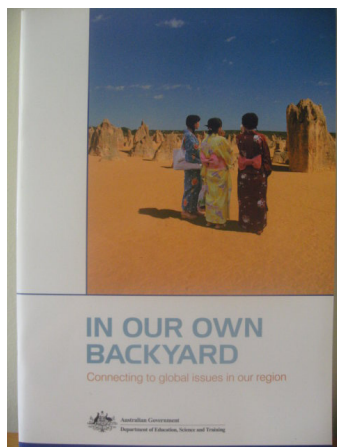
一個小學6年級的學生，在未抱任何期待的心情下與家人踏上印度之旅。行前，班上同學對於印度議論紛紛，如食物如何噁心、人口如何擁擠等，但卻從來沒人真正去過印度。在作者遊歷印度期間，將所見記錄成心得並搭配圖片或插圖，在旅程的最後，作者一洗行前對印度的成見。本書使用可與Ticket to Asia-Exploring India相配合，後者是屬於教師指引手冊的形式，提供教師如何充實教學的活動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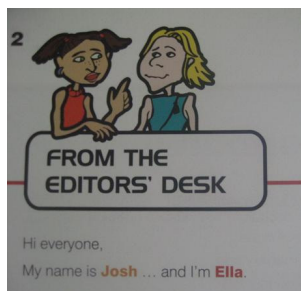


← Japan Diary

兩位澳日交換學生，各自在異國求學的六個月間，利用日記把生活遭遇加以記錄，共同集結成書，書中活潑文字與插畫皆出自兩位小作者之手，以第一人稱的角度來寫，特別引人身歷其境。此外，雙封面、雙作者的趣味設計，讀者從不同封面開始閱讀，分別是兩個國家的生活記事。



↑ In Our Own Backy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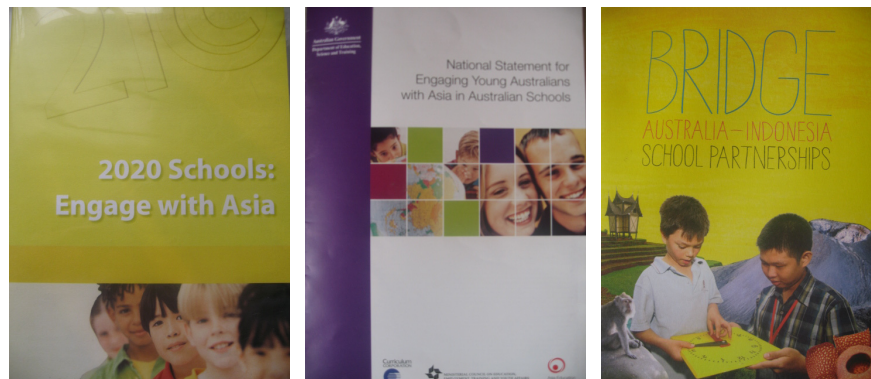


採取雜誌型態，針對中學生而設計的閱讀資源，透過書中2位7年級學生的發想，為同齡學生們編製一份討論當代區域議題的雜誌。當中，利用真人故事、文章、圖片來探討全球化現象對澳洲與鄰近區域所產生的衝擊。另外，針對本書，在AEF的網站上有更深入詳細

的教學支援，提供了可與本書搭配使用的教學活動設計，以便利教師教學使用。

5、教育政策聲明與報告

對於政府相關亞洲教育的政策聲明或成果報告，AEF也擔負著出版文宣的任務，讓學校教育者與社會大眾更瞭解國家內亞洲通識教育的政策或實施成效，以提升國人對亞洲教育的認同。由此可知，AEF不僅扮演著政府促進亞洲通識課程的推手，也是傳遞政府最新訊息與實務成果的重要途徑，藉此樹立AEF在亞洲教育事務上的專業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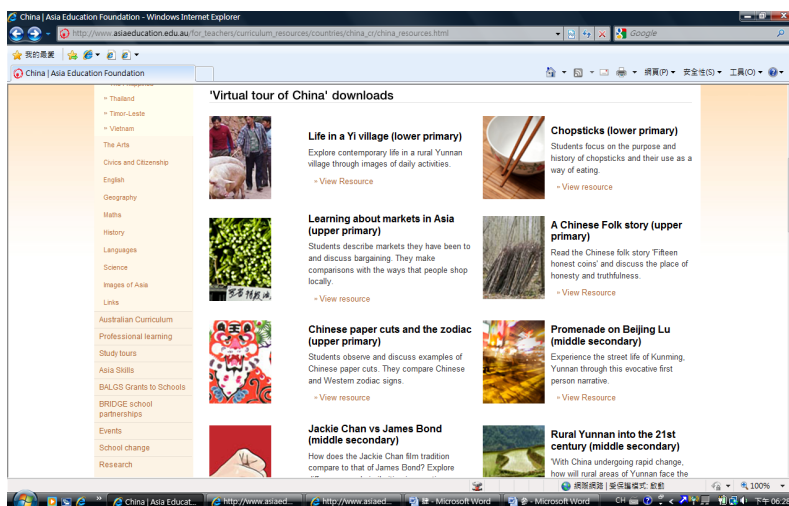
6、多媒體光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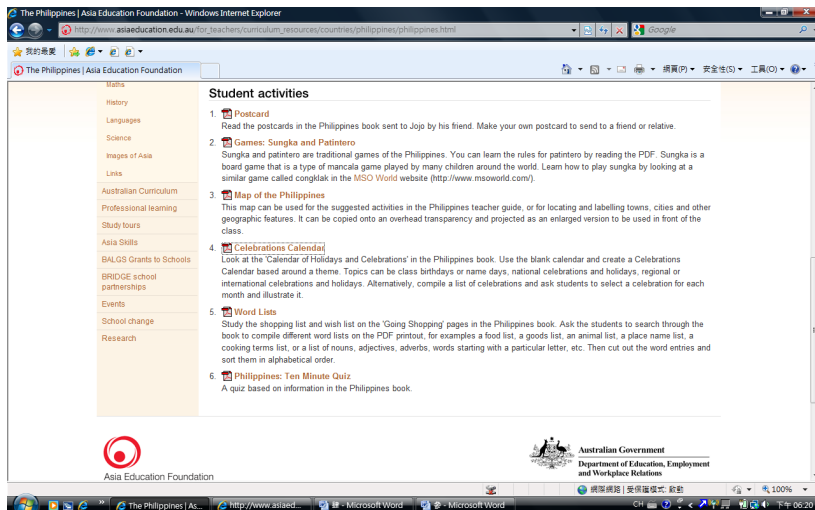
←Voices& Visions (India, Indonesia, China, Japan)

本系列光碟的影音內容係到當地先場錄製或蒐集，務求傳遞當地真實的聲音(音樂)、影像(廣告、電影、戲劇)。本光碟係連同文本教材在完成製作後即配送至各中學，希望有利充實各校進行亞洲通識課程的教學資源。

7、線上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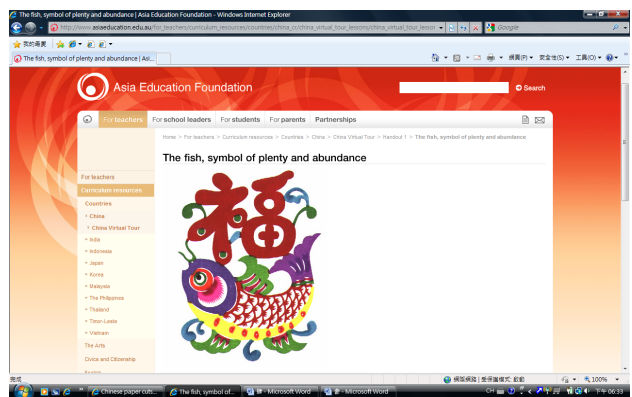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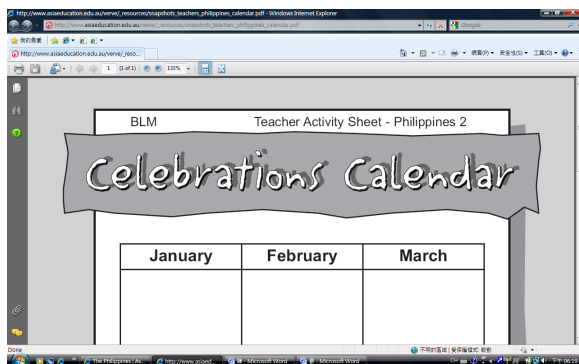
←有鑑於教學資源的發展是持續不斷的，因此有許多後續發展出來的教學資源，會增列在AEF的網站上，供教師直接下載使用。



← 透過持續增置教學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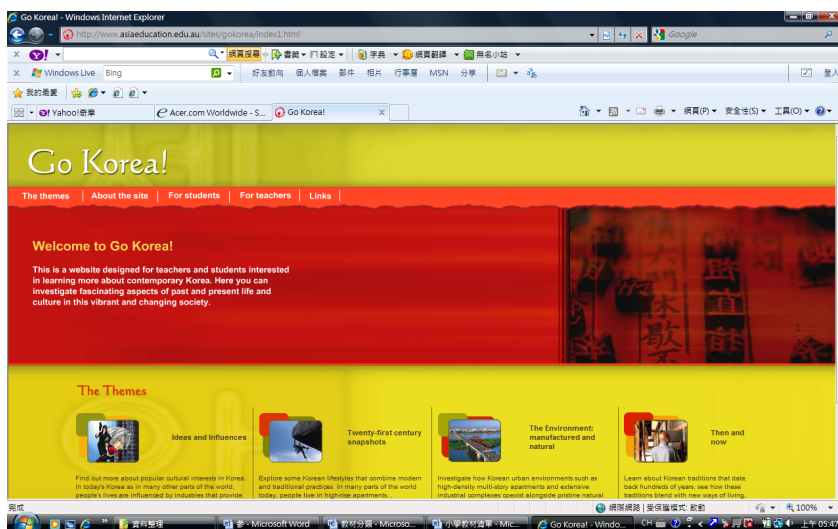
動，拓展了教學資源豐富度，也有助於活化教學活動。

↓ 線上有多種學習單可供直接下載使用，實具教學便利性。



8、輔助網站

正如所謂網路無國界，網路學習的優勢亦是無限。為了讓學生跨越學習的疆界，在家也能輕鬆自行學習，因而另外設置以國家為學習主題的網站，提供學生深入探索的機會。



Go Korea! 網站希望能協助學生在校或在家使用，且透過圖示引導學生瞭解更多韓國的現代與過去。